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太平洋島嶼 的影響力

奧德林
洪瑞閔

2022年7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太平洋島嶼的影響力

奧德林（**Hugues Eudeline**）、洪瑞閔（**Jui-Min Hung**）
2022 年 7 月

本報告由湯瑪斯摩爾研究院（**Thomas More Institute**，總部位於巴黎與布魯塞爾）與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總部位於台北）共同出版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72 號，中華民國（臺灣）

<https://indsr.org.tw/en/index>

indsr2018@indsr.org.tw



Institut Thomas More

Paris • 8, rue Monsigny, F-75 002 Paris

Bruxelles • Rue Maurice Liétart 16/10, B-1150 Bruxelles

www.institut-thomas-more.org

info@institut-thomas-more.org

目錄

作者	7
摘要	8
建議	10
介紹	11

第一部份

太平洋島嶼的地緣政治

各太平洋島國: 概況	16
太平洋島國論壇	16
太平洋共同體	18
非自治領土	19
美利堅合眾國的存在	19
自由聯合關係國家	19
法國的存在	20

第二部份

美國與其盟國以及合作夥伴的地緣戰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	24
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	27
美國在太平洋的聯盟	28

第三部份

中國在太平洋的「硬實力」

軍事方面	34
人道主義援助與救災	34
監視和收集海事資訊	35
經濟方面	36
不對等的經濟關係	36
「一帶一路」倡議	36
援助	38
捐贈軍事裝備	38
經濟援助	38
醫療外交	39
評估	40

第四部份

中國在太平洋的「軟實力」

身份認同方面：交流	44
交流與軍官培訓	44
孔子學院及各種親中協會	44
身份認同方面：論述	45
「中國是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先驅者」	45
「中國是對抗殖民主義的夥伴」	45
「中國是世界各地海外華人的保護者」	46
評估	47
結論	48
對於威脅與前景之評估	48
建議	49
圖表目錄	53
參考書目	55

作者



奧德林（Hugues Eudeline）博士是前海軍軍官（1972年班）和工程師，其現職為湯瑪斯摩爾研究院研究員。他是巴黎高等研究應用學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PHE）軍事史、國防和安全博士。他曾在法國與美國等地接受高等軍事訓練並擁有美國紐波特（Newport）沙爾瓦瑞金納大學（Salve Regina University）理學碩士學位。他曾在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 Paris）、高等商業與管理學院（École supérieure de commerce et management, ESCEM）和天主教（Institut catholique d'études supérieures ICES）擔任講師與授課。作為評論作家，他致力於研究世界海洋的地緣戰略與地緣政治。他尤其擅長中國的海事問題。在法國國內和國際場域，奧德林博士每年都會發表大約十數篇關於世界海運日益重要的專文。其也是雅克·卡地亞文化與地緣政治學院（Institut culturel et géopolitique Jacques Cartier）副院長，瑞典皇家海軍學院（Royal Swedish Society of Naval Sciences）通訊作者。他還獲得了法國海軍學院（Académie de marine）頒發的 2022 年海洋戰略獎（prix de Stratégie maritime générale）。



洪瑞閔博士是比利時法語天主教魯汶大學政治與社會科學博士以及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國際關係史碩士。其現職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國防經濟學、國防產業以及供應鏈安全。他也曾針對中國的影響力行動進行相關研究。在這個職位之前，他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安全和平研究資訊組織」（Groupe de recherches et d'information sur la paix et la sécurité）擔任實習生。洪博士曾經應邀參與印度基金會（India Foundation）所主辦的「考提雅計畫 2020」（Kautilya Fellows Programme 2020）以及由印度觀察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與德國時代基金會（Zeit Foundation）共同主辦的 Bucerius Summer School 等活動。

摘要

太平洋島嶼再次成為各大國的利益中心。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該地區日益增長的行動及企圖獲得長久立足點的野心改變了地緣政治平衡，並挑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去殖民化以來一直支配著太平洋地區的「美式和平」。儘管如此，中國很清楚，雖然擁有強大武力，尤其是其海軍，但它仍無法對抗美國及其盟國和夥伴的軍隊。立下了長遠途徑，中國把實現其「中國夢」的政治目標定於 2049 年，把擁有主導軍力的戰略目標定於 2035 年。經由各種形式在各個國家或領土發揮其影響力，盡可能地於各處逐步紮根，從不退縮，中國迅速向前邁進。法國和中華民國（臺灣）即被特別針對，前者是因為其領土正落入中國的地緣戰略利益，另一個則是出於國內政策原因與地緣戰略原因。

本研究的目的不僅在於了解太平洋島嶼與領土的地緣政治以及美國與其盟國對於該地區的地緣戰略，亦在於利用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為人熟知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概念揭示中國為追求建立其影響力所做出的努力。

太平洋島嶼和領土之地緣政治 ● 太平洋是地球上五大洋中面積最大的海洋。它包括眾多島嶼和環礁，主要分為十四個島國、兩個法屬「海外集體」、澳洲、紐西蘭以及與美國有關聯的國家。有些是極易受到中國影響的微型國家。法國在太平洋保留著幾個領土屬地——新喀里多尼亞、法屬玻里尼西亞以及瓦利斯和富圖那群島（別忘了克利珀頓島）——使其成為一個環太平洋國家，擁有比該地區任何其他國家更大的海域面積。法國是該地區唯一活躍的歐盟成員國，儘管面臨軍事資源不足的問題，法國仍在太平洋區維持著永久的軍事資源。大部分位於赤道以北的島嶼都在美國的管轄之下，它在該區建立了一連串強大的軍事基地，經由夏威夷和關島將北美大陸與日本相連接。

美國及其盟友在該地區之地緣戰略 ●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與美國皆精心策劃了他們的進攻，並選擇了最好的地點來支援其部隊推進。這些選擇仍是合理有所根據的。撇開靠近美國的國家不談，巴布亞紐幾內亞、索羅門群島、新喀里多尼亞以及法屬玻里尼西亞成為中國在該處建立基地的潛在目標國家與地區。自太平洋戰爭以來，美國已與太平洋沿岸的四個主要國家：泰國、日本、韓國以及澳洲建立了密切的軍事聯盟。白宮於 2022 年 2 月發布了新的印太戰略，並與感到受中國威脅的盎格魯圈（英語圈）國家以及其他大國建構聯盟，導致澳洲在 2021 年 9 月打破了與法國的信任夥伴關係，並重新審視了將兩國聯繫在一起的戰略夥伴關係。法國因此被置於危險的地緣戰略孤立狀態之中，不僅是因為新喀里多尼亞對其在印太地區戰略的重要性，也在於其對世界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至關重要。

中國在太平洋的「硬實力」 ● 從軍事層面看，中國在太平洋的軍事活動是有限的。他們主要關注於人道主義援助、觀察以及巡邏。這點反映出中國的戰略重點是突破第一島鏈，包括控制南海和東海。北京無法於第二島鏈內外進行干預。然而，中國艦艇的頻繁出現顯示出北京越來越重視其在太平洋公海的存在和訓練。在經濟層面，中國主要透過不對等關係、「一帶一路」倡議以及提供援助來發揮其影響力。投入成本與戰略利潤的不對等，代表中國對該地區的經濟干預不容小覷。不對等的經濟關係使北京得以捍衛其「核心利益」。「一帶一路」倡議以及提供援助使其得以穩穩立足於太平洋地區。

中國在太平洋的「軟實力」 ● 2013 年，習近平主席提出「講好中國故事」的宣傳理念。透過提供援助和促進交流，中國希望在太平洋講述三個主要故事：（1）中國是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先驅者、（2）中國是對抗殖民主義的夥伴，以及（3）中國是世界各地海外華人的保護者。北京希望強

化自身吸引力，並追求其「思想統治」以塑造一個有利的安全環境，加強與太平洋島國的戰略協調和相互支持。目前，中國得到了許多太平洋國家的支持。他們將北京視為與他們同甘共苦的夥伴，這使北京得以取得許多外交成果。將中華民國（臺灣）逐步驅逐出外交戰場，以及組建聯盟反對西方大國干預該地區即為例證

威脅評估與行動建議 ● 中國希望在劃定中國各海域以及日本海的第一島鏈以東獲得戰略空間。如此將使中國得以自由進入世界海洋，此對於其海上貿易至關重要。然而，軍事力量的差距使中國無法在太平洋直接對抗美國。俄羅斯與烏克蘭的交戰經驗也讓中國對於使用軍事手段接管臺灣更加謹慎。因此，北京在太平洋地區的活動表現出更加謹慎的態度。面對美國的主宰地位，中國在「硬實力」領域上的表現仍有限（儘管情況正在開始改變），相比之下，北京將其龐大的（軍事和經濟）資源投向了「軟實力」領域。其努力現在已經取得了越來越多的收穫，鞏固了中國未來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面對這一觀察，結論最後提出十項建議以反制中國戰略。

建議

建議一 · 努力建立與印太地區接壤的軍事大國聯盟，共享自由、法治和民主的普世價值

建議二 · 準備好在潛在衝突初期摧毀中國在南沙群島非法填築的七個淺灘

建議三 · 能夠收緊中國海上交通線的枷鎖

建議四 · 努力加強（在法國統治下之）新喀里多尼亞人民的凝聚力，以對抗中國的影響力行動

建議五 · 建立能夠在太平洋遂行高強度海空作戰行動的法國海空國防資產

建議六 · 儘管「澳洲潛艦事件」造成不信任，但面對中國力量的崛起，需與印太地區主要大國建立強大的聯盟

建議七 · 增加臺灣參與地區安全方面之合作機制

建議八 · 建立臺灣與法國之間新的高科技供應鏈

建議九 · 弘揚臺灣之文化與價值

建議十 · 加強與南島族群之聯繫

前言

主要位於南半球的太平洋島嶼再次成為各大國的利益中心。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該地區日益增長的活動及企圖獲得長久立足點的野心改變了地緣政治平衡，並挑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去殖民化時代以來一直支配著太平洋地區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

身為印太地區的一部分，該地區長久以來被美國視為對其安全和繁榮至關重要的一環。^{（1）} 這地區亦是 1941 年至 1945 年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帝國與美國及其盟友夥伴之間的戰鬥地點。其中一些島嶼對於龐大的海軍、陸地和空軍涉入衝突時能提供至關重要的支援。相對來說，符合這個條件的島嶼比較少，但這些島嶼往往同樣可以作為中國未來的前進基地。有幾個像關島這樣的島嶼仍擁有一流的美國軍事設施，以支援主要位於日本的大型基地。傷害了法國，2021 年的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AUKUS）被預期可使澳洲獲得更適合應對與中國潛在衝突的核子動力潛艦。為了容納這些核子動力潛艦，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即將開放兩個基地，一個是位在東海岸供即將佈署核子動力潛艇的基地，另一個基地在西海岸，供英國和美國海軍的核子動力潛艦使用。

由於其海外領土，法國為該地區的常駐國家，是為第一個採用印太戰略的歐洲國家。不像那些準備在短期或中期開戰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在當前兩極分化的情況下，法國仍希望成為一種「平衡力量」（balancing power）。法國企圖推動一種以國防合作、雙邊夥伴關係、區域組織投入為基礎的戰略，用以加強雙邊夥伴關係和投資區域組織。^{（2）}

儘管受到其他沿海國家的反對，且違反了在聯合國主持下起草的海洋法，中國仍積極對附近海域（南海、東海和黃海）行使絕對控制權。中國希望突破劃定這些海域邊界的第一島鏈（參見圖 1），不僅是為了確保其擴張性的貿易政策，為了無限制部署其遠洋威懾軍力，這麼做也是絕對必要的。為了這兩項生存必要性，

中國必須在太平洋擁有更廣大的戰略空間，如此將使中國可不受限制地進入世界海洋，特別是從北冰洋到歐洲的海上航線（便可因全球暖化因素改由此道航行繼而從中受益）。為此，中國必須藉由控制位處關鍵的臺灣，甚至在必要時以武力打開包圍其海上通道的枷鎖，還必須能夠在太平洋擁有一條由中國企業控管的民用港口組成的物流鏈，並能夠確保（民事和軍事）雙重活動。最後，為了保護其海上物流並部署其軍力，中國必須在該地區明智地設立數個大型前進基地，如同其在印度洋的吉布地所設置的海外軍事基地一樣。

這種需求似乎正在漸進落實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2022 年 4 月 19 日表示，中國-索羅門群島兩國外交部長近日正式簽署了雙邊安全合作框架協議，但並未提供協議最終版本的細節。根據此前（2022 年 3 月）被揭露的草案，中方可根據自身需要並徵得索羅門群島之同意，在索羅門群島停靠其艦艇並獲得後勤補給。中國與索羅門群島的安全協議引發了美國、澳洲等國的強烈反對，但後者的施壓未能終止該協議。

儘管如此，中國很清楚，雖然擁有強大武力，尤其是其海軍，但該國仍無法對抗美國及其盟國和夥伴的軍隊。設定了長期途徑，中國把實現其「中國夢」的政治目標定於 2049 年，把擁有主導軍力

^{（1）} White House（2022）。這段引用自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於 2021 年 9 月 24 日四方安全對話峰會（Quad）上發表並置於文件頂端的名言，毫無疑問表明了該區的重要性：「我們每個國家的未來——甚至自由世界的未來——取決於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在未來幾十年之可持續性和躍進發展」。

^{（2）} 參見 Aude Amadou and Michel Herbillon（2022）。

的戰略目標定於 2035 年。中國堅持以步步為營的方式，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推進，以取得累積的重大進展，而沒有遭遇難以避免的反對力量之風險。正是通過各種形式的影響力實踐，中國使國家或土地受其支配，它向前邁進且從不退縮，盡可能地逐步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存在。除了本文將要討論的最脆弱的國家以外，法國和臺灣尤其受到攻擊，前者是因為它是一個前殖民大國，其領土具有強烈的地緣戰略利益，後者則是出自於國內政治和地緣戰略因素。

藉由撥動少數分裂主義人士心絃、奉承領導人的自負或承諾經濟利益承諾，法國領土成為目標。法國主要憂慮其海外領土局勢的發展。例如，自 2007 年北京在巴比提（Papeete）開設領事館以來，中國在法屬玻里尼西亞（French Polynesia）的影響力即不斷增強。中國政經人物因此相繼獲得了該地區最高榮譽大溪地努伊勳章（見表 1）。在法國情報機構於 2020 年 7 月聯合提交的一份報告中，中國被指控蓄意利用捐贈的醫療用品來幫助法國境內（包括法屬玻里尼西亞在內）的「中國的法國朋友」（1）。對於法屬玻里尼西亞豪環礁（Hao）的巨型中國水產養殖場計劃（2），法國總統艾曼紐·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評論道：「該計劃沒有創造就業機會的記錄，有可疑的投資者，並且對其融資性質有很多保留意見」（3）。在 2021 年 7 月 28 日在帕皮提發表的演講中，馬克宏明確表示：「這裡，是玻里尼西亞！但這裡，同時也是在法國！你們在這裡會受到保護」（4）。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對北京的影射以及法國堅決捍衛法屬玻里尼西亞主權的意向。

表 1 大溪地努伊勳章（Ordre de Tahiti Nui）受勳者名單

日期	受勳者	受勳者獲頒勳章時之身份地位	等級
2001/04/03	江澤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	「大十字級」勳章
2001/04/03	吳建民	中國駐巴黎大使	「司令級」勳章
2013/10/10	李小林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	「司令級」勳章
2014/06/27	王健	中國海南航空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	「司令級」勳章
2018/05/29	王晨	中資企業 Tahiti Nui Ocean Foods 總裁	「司令級」勳章
2020/10/26	沈智良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帕皮提領事	「司令級」勳章

資料來源：大溪地努伊勳章（Ordre de Tahiti Nui），受勳者名單

(1) Jacques Follorou (2020)。

(2) 豪環礁是玻里尼西亞第四大環礁。擁有 3460 公尺長跑道的簡易機場，直到 2000 年，它一直是太平洋核實驗中心的總部。

(3) Christophe Marquand (2021)。

(4) Élysée (2021)。

籠罩臺灣的軍事干預威脅經常被提起。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縝密的行動以孤立臺北。中華民國與太平洋島國的外交相互承認違反了「一個中國原則」，從而違反了中國主權的完整性，北京試圖以不同方式扭轉這些國家的外交選擇（1）。大洋洲是北京和臺北競爭激烈的地區，該區許多國家已多次改變其外交承認（見表2）。自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台以來，索羅門群島和吉里巴斯已先後與中華民國斷交。正如臺灣總統蔡英文指出：「過去幾年，中國一再透過金錢、政治上的壓力，打壓臺灣人的國際空間」（2）；臺北正面臨來自北京的新一波全面壓迫。

是以，中國在太平洋島國的活動受到許多國家的關注。因此，本研究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太平洋島國和諸國領土的地緣政治。第二部分，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可汲取的教訓，分析美國及其盟國在該地區的地緣戰略。接著，本研究運用美國政治學學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所提出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概念，來分析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建構（3）。第三部分檢視中國的「硬實力」，其著重權力的命令與強制面向。第四部份則解析中國的「軟實力」，其強調權力的吸引力面向。在揭露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各個國家的特殊性對其使用不同類型的影響力，以便在該地區建立永久立足之地後，本研究在結論部分總結所汲取的教訓；並為所有民主盟友、法國和臺灣提出一些行動建議。

表2·太平洋島國外交承認之改變（4）

國家	第一次改變	第二次改變	第三次改變
斐濟	05/11/1975		
薩摩亞	29/05/1972	06/11/1975	
巴布亞紐幾內亞	12/10/1976	05/07/1999	21/07/1999
萬那杜	26/03/1982	03/11/2004	11/11/2004
密克羅尼西亞	11/09/1989		
庫克群島	25/07/1989		
東加	10/04/1972	02/11/1998	
紐埃	12/12/2007		
索羅門群島	24/03/1983	21/09/2019	
吉里巴斯	25/06/1980	07/11/2003	27/09/2019
吐瓦魯	19/09/1979		
諾魯	04/05/1980	21/07/2002	14/05/2005
帛琉	29/12/1999		
馬紹爾群島	16/11/1990	20/11/199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公開資訊

- （1）考慮到「中國」一詞在各種情況下使用的複雜性以及撰文的便利性，本文中除特別說明外，均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 （2）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2019)。
- （3）需要注意的是，一個國家的行為往往是「軟實力」和「硬實力」的組合所得出的結果。正如奈伊所指出的，「軟實力」和「硬實力」之間的關係就像一個連續光譜，在光譜的中間往往存在許多無法區分的灰色區域。因此，本研究提到的各式中國活動也可以同時具有「硬實力」和「軟實力」兩個領域。」參見Joseph S. Nye. (2021)。
- （4）藍色日期表示與中華民國建交日，紅色斜體日期表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日。

第一部份

太平洋島嶼的地緣政治

本研究所涉及的區域包括位於「第一島鏈」以東的所有島嶼。（見圖 1）。太平洋島國分佈在廣闊的海洋上，分為三個次區域：美拉尼西亞群島、玻里尼西亞群島和密克羅尼西亞群島。共計有 14 個島國、2 個法屬「海外集體」（collectivités d'outre-mer）、澳洲、紐西蘭以及與美國有聯繫的「自由聯繫邦」（Freely Associated States）（見表 3）。

各太平洋島國：概況

一些太平洋島國，如巴布亞紐幾內亞和斐濟等，其面積較大，自然資源豐富；另一些則很小，位於低窪的珊瑚環礁上，經濟前景有限，又易受氣候變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響。

太平洋島國論壇（Pacific Islands Forum, PIF）

太平洋島國論壇是該地區主要的政治和經濟組織。該論壇有 18 個成員國，包括 14 個太平洋島國、2 個法屬「海外集體」、澳洲以及紐西蘭，論壇成立於 1971 年，旨在處理包括去殖民化與核試驗等該區其他組織並未處理的政治問題。

圖 1 · 2022 年太平洋島國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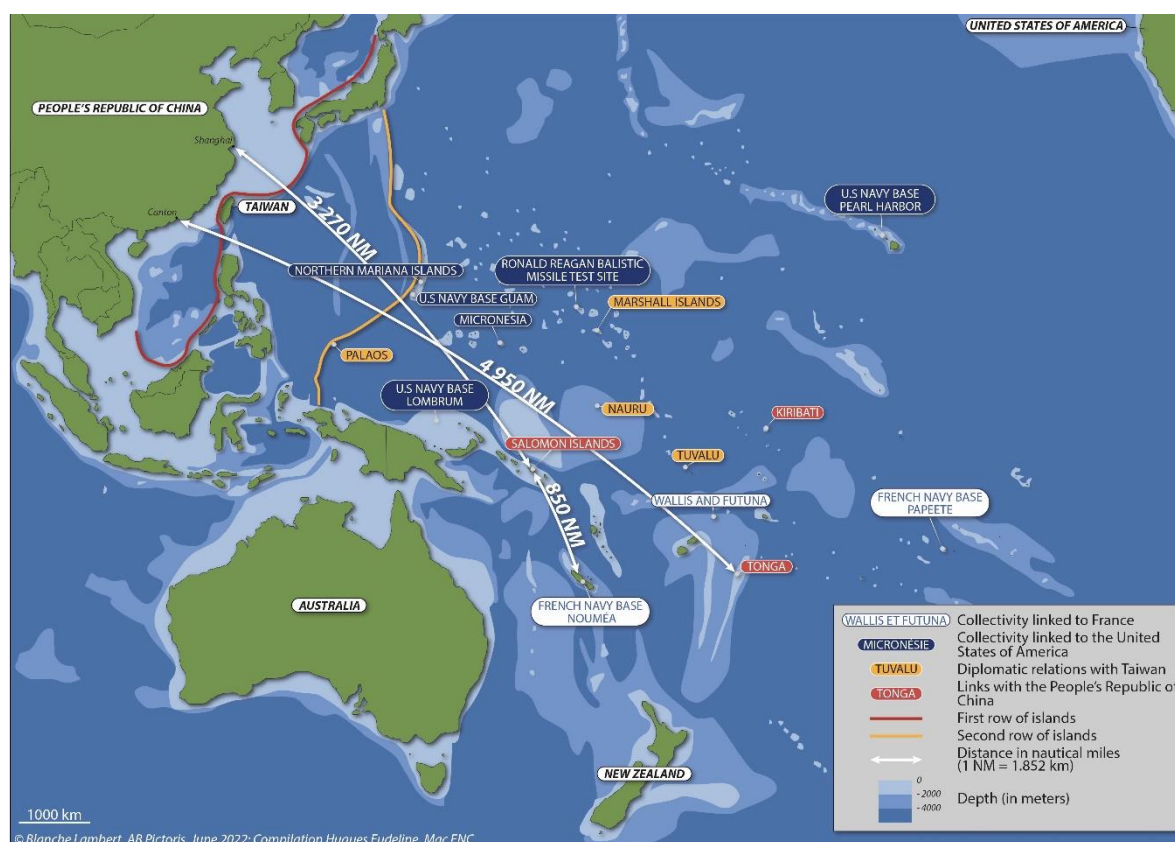


表 3 · 太平洋島國與政治實體概況

國家	群島	首都	政體	人口數	面積 (km²)	外交政策主軸
斐濟共和國	美拉尼西亞	蘇瓦	共和國	903,000	18,272	太平洋島嶼論壇區域發展
吉里巴斯共和國	密克羅尼西亞	拜里基島 (塔拉瓦)	共和國	121,000	726	太平洋島嶼論壇區域發展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	密克羅尼西亞	德拉普-烏里 加-賈里特 (馬久羅)	共和國	60,000	181	與美國自由聯繫，但維持獨立外交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密克羅尼西亞	帕理基爾	聯邦共和國	116,000	702	與美國自由聯繫，但維持獨立外交
諾魯共和國	密克羅尼西亞	雅連	共和國	11,000	21	太平洋島嶼論壇區域發展
帛琉共和國	密克羅尼西亞	美麗垠	共和國 (16 個 州的聯邦)	18,000	459	與美國自由聯繫，但維持獨立外交
巴布亞紐幾內亞獨立國	美拉尼西亞	摩斯比港	君主立憲制	9,119,000	462,840	太平洋島嶼論壇區域發展
索羅門群島	美拉尼西亞	荷尼阿拉	議會君主制	704,000	28,896	太平洋島嶼論壇區域發展
薩摩亞獨立國	玻里尼西亞	阿庇亞	議會制民主	200,000	2,842	太平洋島嶼論壇區域發展
東加王國	玻里尼西亞	努瓜婁發	君主立憲制	107,000	747	太平洋島嶼論壇區域發展
吐瓦魯國	玻里尼西亞	富納富提	君主立憲制	12,000	26	太平洋島嶼論壇區域發展
萬那杜共和國	美拉尼西亞	維拉港	共和國	314,000	12,189	太平洋島嶼論壇區域發展
北馬利安納群島邦	密克羅尼西亞	加拉班	美國非合併屬地	58,000	457	美國
關島	密克羅尼西亞	亞加納	美國非合併屬地	170,000	541	美國
美屬薩摩亞	玻里尼西亞	帕果帕果	美國非合併非 建制屬地	55,000	199	美國
新喀里多尼亞	美拉尼西亞	努美阿	特殊集體	288,000	19,100	法國
法屬玻里尼西亞	玻里尼西亞	帕皮提	法國海外集體	282,000	3,687	法國
瓦利斯和富圖那群島	玻里尼西亞	馬塔烏圖	法國海外集體	11,000	142	法國
皮特肯群島		亞當斯敦	太平洋之英國 海外領土	47	47	英國
紐埃	玻里尼西亞	阿洛菲	與紐西蘭保持 自由聯合協議	2,000	260	與紐西蘭自由聯合，但維持獨立外交
庫克群島	玻里尼西亞	阿瓦魯阿	議會君主制。 與紐西蘭之間 存在自由聯合 關係的政體	18,000	236	與紐西蘭自由聯合，但維持獨立外交
托克勞	玻里尼西亞		議會君主立憲 制	1,000	12	紐西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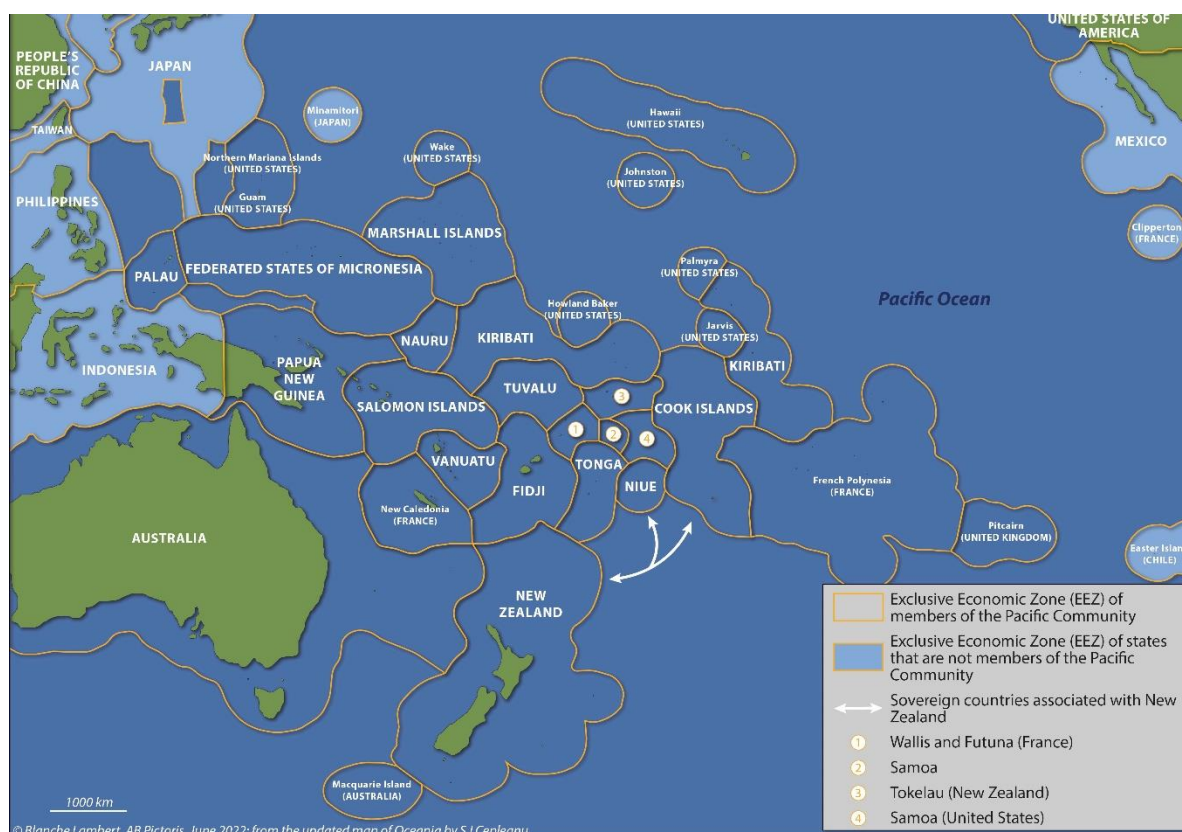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 · *Livre de poche des statistiques mondiales, série V N°45, Nations Unies*

2018 年 9 月，所有成員國領導人簽署了《波耶區域安全宣言》（Boe Declaration on Regional Security）⁽¹⁾，在序言中回顧了他們的願景和價值觀。這是一個「和平、和諧、安全、社會包容和繁榮的地區，以便太平洋地區的所有人都能過著自由、健康且具生產成效的生活」。2021 年 2 月，繼發生領導權爭議後，密克羅尼西亞次區域的五個國家宣布退出該組織。太平洋島國論壇內部的緊張局勢可能給區域合作帶來挑戰。

太平洋共同體（Pacific Community, PC）

太平洋共同體是一個由 27 個成員組成的太平洋島國和地區的國際發展組織，其中包括 22 個太平洋島國和諸國領土。該組織總部位於新喀里多尼亞的努美阿，（見圖 2）主要提供技術與科學建議，並作為捐助國家各項資助發展計劃的渠道。太平洋共同體不會處理軍事或安全事務。其成員國為：美屬薩摩亞、澳洲、庫克群島、斐濟、法國、法屬玻里尼西亞、關島、吉里巴斯、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諾魯、新喀里多尼亞、紐西蘭、紐埃、北馬里亞納群島、帛琉、巴布亞紐幾內亞、皮特凱恩、薩摩亞、索羅門群島、托克勞群島、東加、吐瓦魯、英國（2021 年返回）、美國、萬那杜、瓦利斯和富圖納。

圖 2 · 太平洋共同體地圖（深藍色為專屬經濟區），2012 年 4 月



(1) "Boe Declaration on Regional Security", Pacific Island Forum, [連結點此](#), (檢索日期: 2022/4/4)。

非自治領土（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ies, NSGT）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十一章之規定，非自治領土指涉「其人民尚未臻自治之充分程度之領土」（1）。在太平洋，屬於非自治領土者為：美屬薩摩亞（美國）；關島（美國）；法屬玻里尼西亞（法國）；新喀里多尼亞（法國）；皮特凱恩（英國）；托克勞群島（紐西蘭）。巴布亞紐幾內亞部分地區的脫離分裂意願亦使其被列入這些由聯合國負責照管的領土名單。在 2019 年所舉行的不具約束力公投中，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布干維爾島（Bougainville Island）有 98% 的居民均投票支持獨立。布干維爾島和巴布亞紐幾內亞政府正在就實現這一目標的路線圖進行談判。它必須得到巴布亞紐幾內亞議會的同意。

美國的存在

美國長期以來在密克羅尼西亞次區域發揮著重要的經濟和戰略作用，該區域主要有：

- 兩個美國領土：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
- 與美國有特殊經濟和安全聯繫的自由聯繫邦；
- 位於玻里尼西亞次區域的美屬薩摩亞。

美國在太平洋擁有重要的軍事資產。他們的印太司令部設在夏威夷，其職責範圍包括整個大洋洲。他們在關島設有數個空軍和海軍基地，在馬紹爾群島的瓜加林環礁（Kwajalein Atoll）有一個洲際彈道導彈試驗場（隆納·雷根導彈試驗場），該試驗場也進行一些太空監測活動。美軍方目前在帛琉設置雷達系統。他們與斐濟、巴布亞紐幾內亞以及東加（是唯一幾個擁有正規軍隊的太平洋島國）有軍事聯繫。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對太平洋島嶼地區的援助則側重於各種災害的預防與應對、氣候適應能力與環境保護、政府和民間社會、數位連接、漁業、能源和健康。2018 年，美國宣布了與澳洲、日本和紐西蘭合作進行的巴布亞紐幾內亞電氣化夥伴關係，重點是擴大該國電力供應的量能與分配。2019 年，作為其印太戰略的一部分，美國國務院啟動了一項新的太平洋島嶼區域計劃。

自由聯繫邦（Freely Associated States, FAS）

三個擁有主權的太平洋島國——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馬紹爾群島共和國以及帛琉共和國——與美國簽署雙邊自由聯合協議「自由聯合協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COFA）（2）。他們獲得美國經濟援助，並授予前者特權在其領土上運營軍事基地並做出影響共同安全之決定。美國與這三個自由連繫邦目前正根據「自由聯合協定」就延續經濟援助方面進行協商談判，其中有關馬紹爾群島和密克羅尼西亞的經濟援助將於 2023 年到期，有關帛琉的經濟援助將於 2024 年到期，然而有關國防、安全和移民的規定必須維持不變。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1）Liste des «Territoires non autonomes», Nations unies, [連結點此](#),（檢索日期：2022/4/1）。

（2）Thomas Lum（2020）。

- 國防否決權：美國有責任保護所有自由聯繫邦免受任何攻擊或攻擊之威脅。美國可以阻止其認為與其保衛職責不符的自由聯繫邦政府之政策；
- 戰略拒絕權：美國有權拒絕第三國戰略性利用或軍事進入自由聯繫邦；
- 美國可在所有自由聯繫邦內建立軍事設施；
- 所有自由聯繫邦的公民均有權以合法的非移民身份或「常住居民」身份在美國及其領土上居住和工作；
- 所有自由聯繫邦的公民可以自願服役於美國武裝部隊。

根據協議，儘管沒有常駐的派遣部隊，美國軍隊可以進入這些島嶼。2020年9月4日，帛琉共和國即曾要求美國在其領土上設置軍事設施，並於此後定期使用。由於這些自由聯繫邦持續性的經濟依賴、美國的歷史義務以及認為需要對抗中國在該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等因素，許多美國政治決策者表示支持經濟援助的持續。然而，由於美國提供這些盟約國的經濟與安全，加上中國與馬紹爾群島以及帛琉共和國間沒有外交關係，中國對於這些自由聯繫邦的參與介入則相對有限（1）。

法國的存在

出現在美拉尼西亞和玻里尼西亞，法國在該區保有的領土——新喀里多尼亞、法屬玻里尼西亞以及瓦利斯和富圖那群島——確保了法國在太平洋的存在。法國是唯一一個活躍在該地區的歐盟成員國，包括擁有 7000 多名男女士兵的永久軍事資源。

法屬玻里尼西亞是一個具有高度自治地位的海外集體，擁有自己的機構（總統、政府、立法議會），並與中國保持著特定的關係，而不必然與法國搭連在一起（2）。新喀里多尼亞是以「獨特集體」（*Collectivité sui generis*）地位由法國所管理。其擁有世界第二大鎳儲量（3）。最後，近三十年來，一些緊張和暴力事件將新喀里多尼亞分為效忠派（傾向留在法國）和獨立派兩個為數相當的陣營。一份介紹法國印太戰略的文件以下述文字總結了這種情況：「在 1998 年簽訂的《努美阿協議》的框架下，2021 年 12 月 12 日就新喀里多尼亞獨立問題舉行了第三次全民公投協商。繼 2018 年 11 月 4 日及 2020 年 10 月 4 日的公投之後，喀里多尼亞人再次公開反對取得完全主權和獨立。根據 2021 年 6 月 1 日作出的承諾，於第三次公投協商之翌日起，展開為期 18 個月的過渡期，以建構新喀里多尼亞的共同計劃並鞏固其在印太地區的地位」（4）。

法國和三個法屬太平洋海外集體是太平洋共同體以及太平洋區域環境規劃組織的成員（5）。自 2016 年以來，新喀里多尼亞和法屬玻里尼西亞也成為太平洋島國論壇的正式成員。這些區域組織的成員身份鞏固了法國在該地區的政治合法性，加強了其海外領土的區域整合，並使法國能夠在這一

（1）*Ibid.*, pp. 11-12.

（2）Paco Milhet（2021）。

（3）Melissa Garside（2022）

（4）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e l'Europe（2021），p. 17.

（5）太平洋區域環境規劃組織（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Reg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me, SPREP），是太平洋共同體（Pacific Community, PC）的一個分支，專門研究環境問題。

層面促進其利益 (1)。法國擁有世界第二大海域面積（面積 10,911,823 平方公里） (2)，其中 63% 以上均位於太平洋，主要是法屬玻里尼西亞周邊。它擁有太平洋上最大的海洋空間，比那裡的其他任何國家都還要大。包括內水、領海、專屬經濟區和 200 海浬以外的大陸棚，面積 6,932,677 平方公里，分別是：

- 新喀里多尼亞：1,440,161 平方公里；
- 瓦利斯和富圖那：262,465 平方公里；
- 法屬玻里尼西亞：4,793,620 平方公里；
- 克利珀頓島：436,431 平方公里 (3)。

(1) Aude Amadou and Michel Herbillon (2022), pp. 80-82.

(2) 包括內水、領海、專屬經濟區和 200 海里以外的大陸棚。

(3) 這些數據可在法國政府的「限制海事」（Limites maritimes）門戶網站上取得，[連結點此](#)，（檢索日期：2022/3/21）。

第二部份

美國與其盟國以及合作夥伴的地緣戰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

「步兵贏得戰鬥，後勤贏得戰爭」

約翰·約瑟夫·潘興將軍

儘管太平洋面積很大，但建立能夠支援中國以及美國大規模艦隊的海空後勤基地的可能性相對較少（1）。在太平洋戰爭（1941-1945 年）期間，敵對雙方做出的選擇皆具有啟發意義，兩軍擁有當時最大的兩支海軍艦隊軍力，亦位於這片廣闊海洋的兩側。無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亦或在即將與中國發生的衝突時，各條件都是不相上下的，美國的對手是一個擁有世界第二大武裝力量的亞洲國家；由於受到貿易禁運，中國正在尋求擴大其影響範圍——在本研究的範圍內僅限於太平洋——為此中國必須擁有前進後勤基地。戰場亦是類似的狀況。考慮到這片海洋的浩瀚，日本與中國海岸之間的間距可以忽略不計，更別提那些距離並未超過日本、可供中國艦隊利用的潛在基地。中國各艦隊主要潛在可用基地海岸之間的距離，和日本的相較為同一等級。

然而，相似的情況亦有限，尤其是在聯盟方面。日本帝國在此區域並沒有任何聯盟；雖然它當時控制了福爾摩莎（臺灣）、韓國和中國一大部分。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沒有控制日本、韓國或臺灣，但很有可能會「控制」南海（中國聲稱擁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海域）。為此，該國在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佈署一些前進基地，以及規模龐大的海軍（海岸警衛隊、海上民兵和海軍）。

在這兩種情況下，美國都與澳洲、紐西蘭以及很少出現在當前的印太戰區的西歐國家結盟（法國除外）。日本和南韓也是如此，這兩個國家的軍事力量決非微不足道，但被歷史爭端所分隔，在發生高強度衝突時可能會限制它們的集體效力。最後，我們不能忘記美國陣營中的中華民國（臺灣），後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大國的眼中釘，但其在數量和資源上非常薄弱的軍力可能會完全致力於沿海防禦，以對抗控制其領土的企圖，亦即北京一再提出的威脅。臺灣的垮台（在短期內尚不太可能），會使中國突破第一島鏈並為其海軍開放進入公海的通道。這種利益對於其潛艦部隊來說尤其重要，因為臺灣島的東海岸非常陡峭，其潛艦部隊可以在離開港口後直接下潛。

戰力和聯盟的相對相似性以及潛在戰場的相同，使得從日本選擇前進基地的地緣戰略分析中所汲取的教訓放在今天仍然十分貼切相關。

美國人所施行的行動計劃也值得納入討論。以「橘色戰爭計劃」（War Plan Orange）命名的聯合計劃自 1926 年以來一直在為日本帝國（代號「橘色」）和美國（代號「藍色」）之間似乎不可避免的戰爭做準備。一直到 1945 年戰爭結束，該計劃不斷適應形勢進行更新（2）。特別有趣的是，該計劃決定了有效配合美國進攻所必需的基地選擇（3）。這些基地選擇無論是已經被美國與日本付諸實行或是僅將其作為可能假設的一部分予以保留，它們都提供了當今太平洋交戰國仍然可以使用的最佳選擇。

不論以和平或戰鬥方式控制這些據點，皆不會改變其戰略重要性。然而，和平時期搶先在戰場存在的優勢在於能夠早日迅速建立橋頭堡，以便從戰爭開始時就可迅速迎接先遣部隊。在擴大基地雛形

（1）就本研究而言，我們認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樣，澳洲和紐西蘭都沒有受到中國收買的威脅，並將研究僅限於南太平洋島嶼。

（2）Edward S. Miller（1991）。

（3）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於麥克阿瑟將軍的強硬要求，羅斯福總統才開闢了第二條戰線，而橘色戰爭計劃只預備了一條，即由尼米茲上將執行的一條戰線。麥克阿瑟將軍在 1937 年離開現役，陪伴美國殖民地菲律賓走向獨立。由於日本的入侵，他不得不離開這個國家，宣布「他會再回來」。受到媒體和美國民眾的高度讚賞，他要求總統（總統不知該如何拒絕他）在美國的進攻中增加南面部分，並交給他指揮，將其轉變為「雙管齊下的戰爭」。

和建設基礎設施以維持大量部署部隊方面，無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時期的美國，還是在南沙群島填築淺灘的中國，都顯示了自己在速度和過度方面的卓越能力。

在戰爭行為開始之前，或在衝突初期，美國軍隊已經建立了許多分散的前哨站，這些前哨站迅速增加，幾乎像是無政府狀態，與橘色計劃無關。在阿留申群島（薩摩亞和四個環礁）有美國海軍基地；美國陸軍航空軍（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s, USAAF）在聖誕島、坎頓島、斐濟和新喀里多尼亞的機場跑道；在「遙遠的」吉爾伯特群島、新赫布里底群島、索羅門群島和俾斯麥群島等地還預設了其他基地——每個基地都需要艦隊的保護，從而耗盡了美軍的進攻力量。

在衝突期間，足以容納大型艦隊、並為船隻提供維護與後勤的海軍基地名單是有限的，當中有些基地則是雙方輪流使用。名單如下：

- 歐胡島（Oahu）：作為美國夏威夷的一部分。該島上的珍珠港為 1941 年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最大的海軍基地。兩個重要的軍用機場惠勒機場和希卡姆機場都位於該處。1941 年 12 月 7 日對該島的襲擊標誌著太平洋戰爭的開始，但在日本在中途島戰敗後，該港口再也沒有受到威脅。
- 沃傑環礁（Wotje Atoll）：直至 1939 年版本的「橘色戰爭計劃」，沃傑環礁應是一系列基地鍊中的首要基地，其他還有瓜加林環礁和埃內韋塔克環礁，烏利西環礁和帛琉則是前進基地。
- 馬久羅（Majuro）：美國人在那裡建立了一個空軍和海軍基地，並在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使用。
- 楚克環礁（Truk Atoll）：被視為日軍在太平洋戰區最強大的據點之一。日本土木工程署與海軍建設廳在其各島嶼間鋪設道路、挖戰壕、興建掩體和洞穴。戰爭期間建造了五條飛機跑道、水上飛機基地、一個魚雷艦基地、潛艦修理廠、一個通訊中心以及一個雷達站。
- 關島（Guam）：1944 年 6 月被美軍佔領後，關島成為「主要的西部海外軍事基地」（Main Western Dockyard）。該島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海軍倉庫，並成為太平洋艦隊參謀總部所在地。就像塞班島和天寧島一樣，日本派出大規模轟炸襲擊的機場曾「遍佈」整個關島。
- 塞班島（Saipan）和天寧島（Tinian）：為空軍基地。日軍曾在天寧島建造三條小的戰鬥機跑道。美軍佔領該島後，將其軍事基地擴展至幾近該島整個北端，以容納第 313 轟炸中隊的所有波音 B-29 超級堡壘轟炸機，包括對廣島和長崎進行原子彈轟炸的轟炸機都是從該基地裝載起飛的。天寧島和塞班島相距僅 4 公里多。關島位於天寧島西南方相距 167 公里處。
- 拉包爾（Rabaul）：位於巴布亞紐幾內亞新不列顛島上的拉包爾。1942 年被日本佔領，成為南太平洋軍事和海軍活動的主要基地。
- 摩士比港（Port Moresby）：1942 年 9 月成為盟軍部隊重要的軍事基地。自 1942 年 11 月至 1944 年 10 月期間，麥克阿瑟將軍將其司令部設於該地。
- 安內瓦塔克環礁（Eniwetok）：1942 年 11 月，日本人在恩耶比島上建造了一座機場，以容納在加羅林群島和馬紹爾群島其他地區所使用的飛機 ⁽¹⁾。

(1) 在冷戰期間，該環礁配備了現代化的機場和一條長長的降落跑道。該環礁一直是美國核試驗最常用的環礁之一。

- 馬努斯島（Manus）：1942 年，日本在此建立了軍事基地。1944 年初被美軍佔領，在該地建立了一個盟軍海軍基地，以利用太平洋最大最佳的深水體之一。投入超過先前所有前進基地的累計成本，美國已將其建為一個主要的海軍和空軍前進基地，確保海軍和空軍之供應補給、維護保養與修繕。在功能上，配備三個大型浮船塢的馬努斯島與楚克群島計劃已久的工業武器庫算是旗鼓相當（1）。
- 圖拉吉島（Tulagi）：日本人曾在這座小島上設立簡易機場降落跑道以保護拉包爾。珀維斯港在被佔領後供盟軍海軍使用。
- 烏利西環礁（Uliyhi）：加羅林群島於 1944 年由美國佔領，他們在該處建立了一個大型的海軍前進基地以及一些浮船塢。
- 新喀里多尼亞：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美國很快失去了在菲律賓殖民地與馬里亞納群島所設置的基地。他們必須迅速確保一個主要後勤基地，以支援麥克阿瑟將軍領導進行雙管齊下進攻的南部支隊。新喀里多尼亞提供的顯著地理優勢將在很大程度上為美方所用。在 1941 年底，對同盟國來說，這很明顯是日本的一個重要目標，因為它的地位能使其得以控制通往澳洲的道路。美方隨後決定保護新喀里多尼亞，1942 年 1 月 12 日，當時當地人口只有 17,000 人，已有 16,800 名軍人（陸軍第 6814 特遣部隊）登陸駐紮該地。三座機場（La Tontouta、Plaine des Gaiacs 和 Oua Tom）已被翻新並建造了其他七條跑道，包括位於庫馬克（Koumac）的美國空軍大型基地。諾美亞（Nouvelle）的小型民用水上飛機基地被美國海軍接管，港口亦被擴大。1942 年 10 月，努美阿優先於奧克蘭，被美國選定在該處設立主要海軍基地以及支援南太平洋兩棲作戰的主要後勤武器庫。美軍建造了物資和燃料倉庫以及一個海軍航空基地。該島以前擁有良好的公路及鐵路基礎設施網路，可以輕鬆因應戰爭期間美國軍隊的巨大需求。直到 1945 年 4 月，在襲擊沖繩島（沖繩島戰役）之後，這種行動才有所減少，沖繩島則成為了新的「主要的西部海外軍事基地」。

按國家分組，今天仍然適合建立基地的各種地點為（見圖 3）：

- 美國夏威夷：歐胡島。
- 馬紹爾群島：沃傑環礁、馬久羅、安內瓦塔克環礁。
- 密克羅尼西亞：楚克環礁。
- 美國非合併屬地：關島。
- 馬里亞納群島：塞班島、天寧島。
- 巴布亞紐幾內亞：拉包爾、摩士比港、馬努斯島。
-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烏利西環礁。
- 索羅門群島：圖拉吉島。
- 法國新喀里多尼亞。

（1）Edward S. Miller（1991），pp.342-343.

- 法屬玻里尼西亞：雖然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由於遠離日軍的進攻而沒有受到影響，但如果不是中途島戰役阻止了日軍的進攻，它很可能會受到波及。曾在法國核試驗活動期間，在該處設立太平洋試驗中心（Centre d'expérimentation du Pacifique, CEP），它擁有可供大型海軍直接使用的港口和機場基礎設施。

圖 3 ·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與美國）的主要基地以及法屬玻里尼西亞位置圖



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

白宮於 2022 年 2 月發布了美國新的印太戰略。簽署該協議的拜登總統延續其前任總統們的政策，確認印太地區是世界的重心，且聲稱該地區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挑戰，尤其是來自中國的挑戰：

「中國結合其經濟、外交、軍事及技術實力，在印太地區尋求勢力範圍，並企圖成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中國的脅迫和侵略遍及全球，但在印太地區最為嚴重。從澳洲的經濟脅迫到將其與印度隔開的『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Line of Actual Control）沿線的衝突，再到對臺灣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以及在東海和南海對鄰國的恫嚇，我們在該地區的盟友和夥伴們承擔了大部分中華人民共和

國惡行的代價。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在破壞人權和國際法，包括損害航行自由，以及破壞其他為印太地區帶來穩定和繁榮的原則」。

該戰略的行動計劃包含一個特別關注於太平洋島嶼的段落，呼籲建立夥伴關係以加強韌性：「美國將與其合作夥伴共同建立一個多邊戰略集團，支持太平洋島國強固其作為安全和獨立行為體的能力和韌性。我們將透過太平洋地區基礎設施機制共同強化氣候適應力；我們將協調努力解決太平洋地區基礎設施的差距，特別是在資訊和通訊技術方面；我們將便利運輸；我們將合作改善海上安全以保護漁業、提高海域意識、改善培訓和建議。我們還將與自由聯繫邦達成自由聯繫協議列為優先事項」⁽¹⁾。

美國在太平洋的聯盟

美國與太平洋沿岸的四個國家（泰國、日本、大韓民國及澳洲）結成了聯盟。菲律賓由於其軍事薄弱且對中國反覆無常的政策而更加難以預測。然而，作為第一島鏈與劃定南海的重要組成部分，菲律賓具有重大的地緣戰略意義。此外，自 1979 年 1 月 1 日卡特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並與後者聲稱擁有其主權的臺灣斷絕外交關係以來，美國維持了與臺灣的非正式關係，1979 年的《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為這種非官方的雙邊關係提供了法律依據⁽²⁾。《臺灣關係法》沒有要求美國保衛臺灣，但確實聲明美國的政策是保持能夠這樣做的能力，這為美國在臺灣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攻擊時的行動製造了戰略模糊性。

在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不確定性日益增加之際，**澳洲**是美國相當重要的一位盟友⁽³⁾。兩國關係密切。隨著與中國的關係趨於緊張，澳洲和美國雙向加強了夥伴關係，以應對該地區的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包括透過宣布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AUKUS），預計將可為澳洲下一代潛艦提供核動力技術。透過持續發展中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國、澳洲、日本和印度之間的紐帶得以強化。此外，澳洲於 2022 年 1 月與日本（美國的另一個親密盟友）簽署了一項旨在促進兩國之間防務合作的互惠准入協定。澳洲已經採取了一些措施來對抗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2018 年，澳洲議會通過了幾項有關新的間諜活動、外國干涉與影響力之法律。澳國政府已阻止華為參與 5G 行動網路的開發。澳洲的國防預算在 2021 年已增加至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2.1%。最近，澳洲政府以「加強介入太平洋」（Pacific Step Up）政策⁽⁴⁾回應抗衡中國在太平洋地區之影響力坐大，並重新燃起了對南太平洋的外交興趣。最後，澳洲和紐西蘭與西南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區均有著密切的聯繫，尤其是在美拉尼西亞次區域。

在印太地區與美國結盟的其他國家如加拿大、法國和英國，儘管因為決策核心距離遙遠而使涉入程度較低，但仍扮演重要角色。

加拿大在太平洋部署軍艦以確保航行自由。根據這個框架，該國於 2021 年與一艘美國軍艦聯合通過臺灣海峽，並參與該地區演習。加拿大預計將於 2022 年發布新的印太戰略。

(1) White House (2022), p. 2 and p. 17.

(2) Susan V. Lawrence and Campbell, Caitlin (2022).

(3) Bruce Vaughn (2022).

(4) 澳洲正將其其在太平洋的夥伴關係提升到新的層級，與合作夥伴一起建設一個戰略安全、經濟穩定和政治主權的地區。

法國是在太平洋地區介入最多的歐洲國家，該國希望成為一個帶來自由與尊重法律之價值觀的「穩定力量：法國表現其「為該地區國家面臨的安全、經濟、健康、氣候與環境等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雄心壯志（1）。法國在該地區具有外交、文化、經濟和軍事影響力。最重要的是，在印太地區的法國領土行使國家主權，使法國在該地區的存在正當化，並為其特殊主張提供基礎。作為美國最資深的盟友，法國增加了在太平洋地區的活動任務，以支持法治與保障航行自由，特別是藉由通過台灣海峽（2）、核動力攻擊型潛艦的巡航（3）及其支持施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針對朝鮮決議中規定的制裁措施。法國為「五眼聯盟+」（Five Eyes-plus）（4）在非法捕魚、非法販運毒品和販運人口，以及在發生自然或氣候變化災難時向當地社會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等領域的多邊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

法國與澳洲和紐西蘭同為《法澳紐協定》（FRANZ Agreement）的一份子，並且與澳洲、紐西蘭及美國同為一個四邊防務協調小組的成員。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法國透過巡邏艦阿拉戈號（Arago）和拉格洛里厄斯號（Glorieuse）裝載數十噸人道主義物資，分別從帕皮提和努美阿出發，以救濟2022年1月15日發生火山爆發後的東加群島居民。其他幾個國家——特別是中國——由於救援需要之龐大規模亦參與其中，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估算該火山噴發的威力是廣島原子彈的數百倍。

豈料，「在未經事先諮詢或資訊知會，澳洲於2021年9月決定打破澳洲與法國建立的信任夥伴關係，特別是有關『未來潛艇計劃』（Future Submarine Program, FSP）的部分，將使法方重新審視聯繫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法國將根據自身和地區夥伴的利益，以逐案個別進行的方式，繼續與澳洲開展雙邊合作」（5）。在2022年2月16日的一份國民議會資訊報告中，報告員指出：「事實是我國與中國軍事資源增長速度的差距造成了一種脆弱性，而中國則可以利用這種脆弱性來推行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的政策，特別是在漁業方面，並且同時將我們的海軍暴露於潛在的武裝事件中」（6）。

駐紮在太平洋的法國軍隊未具備應對廣闊海域所需要的水準，也沒有參與高強度衝突的能力。法國被降級為次要角色。作為印太地區安全框架的印太三邊協定正在形成。如果未能成為真正的太平洋強國，就算其領土具有地緣戰略重要性，沒有強大盟友的法國仍將會失去在該地區的所有影響力，並將會像1941年那樣被美國所取代，或者被與索羅門群島（距離努美阿僅1,500公里）簽署了防務協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

因此，新喀里多尼亞問題對法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以及在世界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均至關重要（7）。在徹底解決當地不同族裔居民共存問題的同時，法國當務之急是必須迅速增加其在新喀里多尼亞和法屬玻里尼西亞的作戰資源，包括核動力攻擊潛艦（sous-marins nucléaires d'attaque,

（1）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e l'Europe（2021），p. 3.

（2）臺灣海峽海事事件：以努美阿為母港的巡邏驅逐艦葡月號（Vendémiaire），原定參加4月23日在青島舉行的中國海軍成立70週年海上閱兵，但其於2019年4月7日在台灣海峽被兩艘中國船艦攔截，而葡月號代表的法國所收到之邀請亦被撤銷。法國重申其行為乃根據海洋法維護航行自由。

（3）作為2020年9月20日至2021年4月7日在印太戰區執行的瑪麗安任務（mission marianne）之一部分，綠寶石號（Émeraude）在南海進行了為期199天的部署。在其作戰巡邏期間，綠寶石號與美國海軍、日本海軍以及印尼海軍進行了演習，並先後在柏斯與關島停留。可能是受到中國的壓力，最初計劃在印尼的中途停留將被取消。

（4）五眼聯盟是英語圈國家（澳洲、加拿大、紐西蘭、英國、美國）的情報服務聯盟。

（5）參見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e l'Europe（2021），p. 42。這是2022年2月在法澳潛艇計劃被否決之前所編寫的修訂版本。

（6）Monica Michel-Brassart and Laurence Trastour-Isnart（2022），pp. 58-59.

（7）Laurent Amelot, Hugues Eudeline, and Jean-Sylvestre Mongrenier（2021）。

SNA) 的輪替、第一等級護衛艦與戰鬥機聯隊的駐紮。2021 年 6 月在法屬玻里尼西亞所部署的三架颶風戰鬥機 (Rafale)，法國空天軍視其為一項壯舉，但在發生衝突時是不夠的。

英國，大約有 170 萬英國公民生活在印太地區。2021 年，英國公布了針對英國國防、安全及外交策略的《綜合評估報告》(Integrated Review)，其中英國政府聲稱印太地區對其經濟、安全至關重要。英國計劃在印太地區建立更大的影響力。英方目前在該地區的防禦部署包括在汶萊約 700 名士兵的駐軍和兩艘公海巡邏艦，它們未來十年間仍會留守在太平洋地區。英國軍隊也參加成立於 1971 年，由澳洲、馬來西亞、紐西蘭、新加坡和英國組成的區域安全組織《五國聯防協議》(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 FPDA) 的年度演習，

透過派遣伊莉莎白女王號航空母艦 (HMS Queen Elizabeth) 戰鬥群，英國向該地區展示其部署海空戰鬥部隊的能力，該戰鬥部隊搭載英國和美國的 F-35B 戰機，以及來自荷蘭和美國的護航船艦。在停留於該地區的期間，該戰鬥群在印度洋、菲律賓海以及中國南海和東海開展了數項軍事行動。然而，艦載的美國海軍陸戰隊 F-35 戰機數量卻比英國的 F-35 多，後者其中一架 F-35 甚至在航空母艦返回英國途中於地中海受損。在接下來的兩年裡，英國打算在該地區部署更多的軍力，作為其「全球」政策的一部分。在外交層面，英國於 2019 年在萬那杜、東加以及薩摩亞開設了新的高級專員公署。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太平洋的主要盟友均使用美國的武器和裝備。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 (AUKUS) 的三名成員國亦都屬於五眼聯盟 (Five Eyes)。他們有可供 F-35B 戰鬥機短場起飛和垂直降落的航空母艦，以及海上巡邏的 P-8A 反潛巡邏機。他們的核攻擊潛艦將可使用澳洲西海岸靠近印尼海峽的基地。實際上，這正是該協議使美國和英國能在短期內獲取的主要利益，然而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不可能向澳洲供應核潛艦的。至於日本和韓國，他們也在購買航空母艦和 F-35B 戰鬥機。他們還擁有美國設計的神盾反導彈戰鬥系統以及 P-8「海神式」海上反潛巡邏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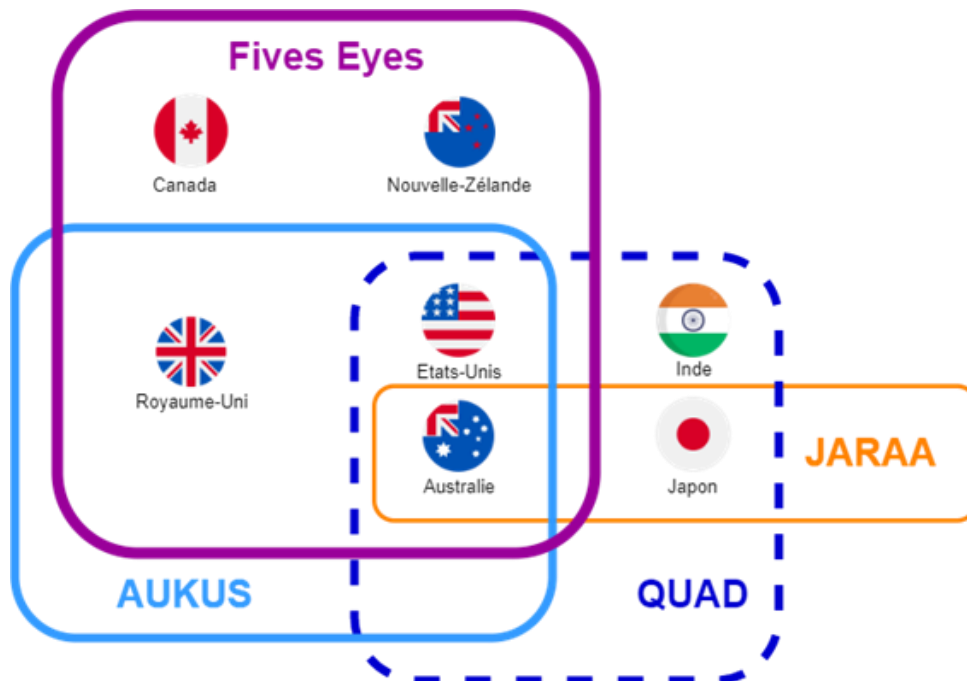
共享相同的武器系統可以使戰爭後勤合理化。因此也含有與中國發生武裝衝突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防禦體系是圍繞英語圈國家構建的，這些國家擁有相同的文化、語言、歷史以及大學系統，從而使他們發展出相同的戰略願景⁽¹⁾。透過交叉聯盟的手法，這個堅強核心大致上將該區其他重要國家如日本、臺灣、印度和一些特定小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見圖 4) 因此，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 (AUKUS) 可將太平洋的西南地區轉化成一個盎格魯-撒克遜海洋空間，紐西蘭以及其戰艦已經開始在該地區重新出現的加拿大都可能加入。面對軍事上具侵略性、文化上具擴張性和經濟上具征服性的中國，這五個國家的聯盟 (已經透過其情報部門的「五眼聯盟」協議聯繫在一起) 將在戰略上保持一致。

歐洲聯盟 (Européen Union)。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各成員國對印太地區越來越感興趣。繼法國之後，德國、荷蘭和歐盟亦制定了該地區的戰略文件。由於這些國家在該地區沒有領土，他們的戰略未涉及中國影響力風險，因其認為與之無關。歐盟「打算加強與該地區的關係，以建立夥伴關係，以便鞏固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應對全球挑戰，並為快速、公平的經濟復甦和可持續創造的長期繁榮奠定基礎。這些關係將建立於促進民主、法治、人權和普世共同價值承諾之基礎上，例如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與其可持續發展目標以及巴黎氣候變化協議等」⁽²⁾。

(1) 這個非正式小組僅由英語圈國家組成，主要是美國、英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但也有新加坡和其他大英國協成員國。

(2) Commission européenne (2021), p. 1.

圖 4 · 印太地區的主要聯盟相互關係示意圖（2022 年 4 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臺灣。由於其國際地位艱難，除了海軍軍官學校每年一度的「敦睦遠航訓練支隊」／（Midshipmen Cruising & Training Squadron）任務以外，臺灣過去並沒有在大洋洲進行過太多軍事行動。臺灣海軍的敦睦支隊編制由三艘軍艦組成：磐石號油彈補給艦、一艘成功級巡防艦和一艘康定級巡防艦每年停靠各太平洋島國進行敦睦出訪^{（1）}，其中馬紹爾群島和帛琉是主要目的地（見表 4）。自 2016 年以來，臺灣與各太平洋島國的安全合作開始加強。2018 年 7 月和 2019 年 3 月，先後與馬紹爾群島、帛琉、諾魯簽署雙邊海巡合作協議。此外，臺北與華盛頓亦於 2021 年 3 月簽署合作備忘錄，成立兩國海巡聯合工作小組。透過將海巡合作制度化，臺北在安全方面與其太平洋友盟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此，2022 年 4 月 13 日至 14 日，臺灣海巡 2000 噸級巡邏艦臺南號與帛琉海巡船艦，在帛琉舉行的第七屆「我們的海洋會議」（Our Ocean Conference）期間協同執行海上維安任務^{（2）}。展望未來，臺灣也有望在美國主導的相關演習中發揮重要作用。

（1）這是 1990 年代臺灣從法國購買的拉法葉級護衛艦。

（2）該會議由美國前國務卿約翰·凱瑞（John Kerry）發起，自 2014 年以來一直是各國、民間社會和工業界承諾採取具體和有意義的行動以保護太平洋的關鍵時刻。

表 4. 2010 年至 2020 年間臺灣海軍敦睦遠航訓練支隊中途停留處

國家	年度
馬紹爾群島	2011、2012、2013、2016、2017、2018、2019
索羅門群島	2010、2011、2012、2014、2015、2017、2019
吉里巴斯	2014、2017
諾魯	2015
帛琉	2010、2011、2014、2015、2017、2019、2020
吐瓦魯	2010、201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公開資訊

第三部分

中國在太平洋的「硬實力」

軍事方面

中國對太平洋沒有特定的軍事戰略，但可從中國多年來發表的軍事白皮書中找到有關其對該地區意圖之資訊。一方面，在 2015 年題為《中國的軍事戰略》的國防白皮書中，中國軍方表明，透過持續積極參與國際救災行動以及發生災難時的人道主義援助行動，使得與南太平洋地區的傳統友好軍事關係更牢固 (1)。另一方面，在 2019 年 7 月 24 日發表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中，中方表示願意加強與南太平洋國家在人員培訓領域、軍官交換計劃領域以及在軍事發展和國防能力方面提供援助之各項軍事交流 (2)。根據該方針，中國在南太平洋的軍事活動主要可分為兩類。

人道援助與災難防救

在過去，主要由 920 型醫院船岱山島號於中國海域進行人道主義援助任務，中國媒體常將其稱為「和平方舟號」。岱山島號 2008 年底正式加入東海艦隊，標準排水量 1.3 萬噸。自 2010 年其首次海外任務以來 (3)，岱山島號已執行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於南太平洋三分之一的人道主義支援任務 (4) 在「和諧使命」的框架內，和平方舟號自 2014 年至 2018 年間多次停靠斐濟、巴布亞紐幾內亞、東加和萬那杜 (5)。2015 年至 2018 年間，這艘醫院船亦在法屬玻里尼西亞執行多次醫療任務 (6)。

然而近年來，中國解放軍選擇部署更廣泛的海空軍力，於南太平洋執行自然災害救援任務。2022 年 1 月東加海底火山噴發期間，中國解放軍即連續兩次對東加實施援助任務。首先，中國空軍兩架運-20 運輸機於 2022 年 1 月 28 日將 33 噸救災物資運送至東加 (7)。隨後，中國海軍 071 型登陸艦五指山號暨 901 型輔助艦查干湖號，亦於 2 月 15 日將 1400 噸救災物資運送至東加首都努瓦婁發 (8)。這些變化有兩個戰略意涵。一方面，中國希望實現強大的現代化軍事後勤系統之建設。2021 年 11 月，習近平曾強調要「建設一切為了打仗的後勤」 (9)。得益於此些對太平洋島國的大規模且快速的緊急援助，中國解放軍正在落實現代化、高效的軍事後勤體系 (10)。

另一方面，這次在東加的援助任務是運-20 運輸機第一次執行超過 9,000 公里 (4,950 海里) 的任務 (11)。作為新一代軍用運輸機，運-20 運輸機於 2016 年正式加入中國空軍。儘管由於渦扇-20 發動機（其預定裝置於運-20 運輸機上）的技術問題，使運-20 性能受到限制，但其依舊開始執行海外任務。自 2020 年 4 月運送醫療用品至巴基斯坦以來，運-20 運輸機飛至 5 個國家執行了 9 次任務 (見表 5)。在東加的任務是運-20 首次在中國鄰國以外的地方執行任務。這表明中國解放軍的長途運輸能力正在強化中。

(1)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2)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3) 其也被稱為岱山島號。

(4) Denghua Zhang (2020).

(5) 〈和平方舟號醫院船〉，《Baidu 百科》，2021 年 12 月 18 日，[連結點此](#)。

(6) Port autonome Papeete (2018).

(7) Xuanzun Liu and Yuandan Guo (2022).

(8) Huaxia (2022).

(9) Liu, Xuanzun (2022).

(10) 古莉 (2021)。

(11) 不過該行程分為三個部分：廣州、菲律賓、印尼、東加。

表 5 · 2020 年至 2022 年 1 月運-20 的海外任務

日期	目的地	事件
2020/04/20	巴基斯坦伊斯蘭堡	運送醫療用品
2020/05/20	泰國曼谷	運送醫療用品
2020/12/07	巴基斯坦博拉里	聯合空軍演習
2020/06/13	俄羅斯莫斯科	2020 年勝利日閱兵
2020/09/25	韓國首爾	將在朝鮮戰爭中陣亡的中國軍人遺骸運送回國
2021/08/30	韓國首爾	將在朝鮮戰爭中陣亡的中國軍人遺骸運送回國
2021/08/13	俄羅斯梁贊州	2021 年世界軍人運動會
2021/09/10	俄羅斯奧倫堡	和平使命 2021
2022/01/28	東加努瓜婁發	運送醫療用品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公開資訊

監測和收集海事資訊

目前中國船艦在太平洋的活動主要由遠望級航天遠洋測控船進行。目前，中國有四艘遠望級觀測船（遠望三號、遠望五號、遠望六號和遠望七號），於 2019 年和 2020 年間頻繁進入南太平洋。像所有中國船艦一樣，它們既從事民用活動，也從事軍事活動（1）。此外，近期中國在太平洋的船艦活動亦顯示出更具組織性與侵略性的趨勢。2019 年 6 月，903 型補給艦駱馬湖號、054A 型護衛艦許昌號和 071 型運輸登陸艦崑崙山號在澳洲花園島海軍基地停靠。澳洲國家安全專家對這一艦隊群（三艘船艦和 750 名船員）的規模表示擔憂（2）。儘管當時澳洲政府否認了中方活動的不尋常性質，但隨後幾年中國海軍在該地區活動所引發的爭議逐漸浮出水面。2022 年 2 月 17 日，在阿拉弗拉海（Arafura Sea），一架澳洲皇家空軍 P-8 海神式海上巡邏機，被它正在觀察的兩艘中國軍艦——052D 型護衛艦合肥號與 071 型運輸登陸艦井岡山號的雷射照射。雙方互相指責對方的危險與挑釁行為（3）。這一事件顯示，中國海軍對於被其認定是「挑釁」的行為會毫不猶豫以攻擊性方式予以回應。

（1）Huma Siddiqui（2021）。

（2）Andrew Greene（2019）。

（3）Amber Wang（2022）。

經濟方面

不對等的經濟關係

在雙邊貿易方面，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的貿易額極低。例如，2020 年中國商品進出口總額為 46,600 億美元，其中出口 25,900 億美元，進口 20,700 億美元 (1)。然而，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的貨物貿易額為 90.4 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 52.0 億美元，進口 38.4 億美元 (2)。與太平洋島國的貨物貿易額僅佔中國貿易總額的不到 1%。相比之下，中國是太平洋島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一些國家甚至表現出高度的依賴性。例如，自 2011 年以來中國一直是索羅門群島最大的貿易夥伴。在 2011 年至 2020 年間，索羅門群島對中國之出口平均佔其總出口的 58.37%。此外，中國近年來也成為新喀里多尼亞最大的出口市場。2020 年，新喀里多尼亞對中國出口達到 8.44 億歐元，占其出口總值的 57%，即在 10 年間增長了 15 倍 (3)。經濟依賴促使這些太平洋國家與北京交往更深，以解決他們的發展問題。索羅門群島希望與中國建交能吸引大量來自中國的投資。新喀里多尼亞獨立主義者希望一旦獨立後能夠得到中國的支持，以便擺脫法國的控制。

此外，這種不對等的關係使太平洋島國在面對中國時處於一種非常脆弱的處境。當中國以貿易作為經濟脅迫的工具時，就更難以抗拒了。儘管馬紹爾群島和帛琉與臺灣有外交關係，但中國仍對這兩國施加了經濟壓力。一方面，中國是馬紹爾群島的主要貿易夥伴之一，主要是由於其向馬紹爾群島出口運輸船。馬紹爾群島是世界上總量首屈一指的船旗國，但由於馬紹爾群島與中國之間缺乏外交關係，進入中國港口的馬紹爾群島船舶支付更高的費用 (4)。另一方面，中國是帛琉旅遊業的主要貢獻者。在臺灣總統蔡英文於 2017 年 10 月訪問帛琉後，北京限制中國旅遊團遊客赴帛琉旅遊，導致中國遊客人數從 2015 年的 8.7 萬人次下降至 2017 年的 5.8 萬人次，造成帛琉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下降 3.7% (5)。考量到旅遊業佔帛琉國內生產毛額的 40% 左右，中國對旅遊業的脅迫可用來作為影響帛琉內政的有效工具。

「一帶一路」倡議

2015 年 3 月 28 日，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以及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將南太平洋納入海上絲綢之路 (6)。2017 年 6 月，在《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政策文件中提出，「經南海向南進入太平洋，共建中國—大洋洲—南太平洋藍色經濟通道」 (7)。「中國—大洋洲—南太平洋」航線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三大「藍色」經濟通道之一。

「一帶一路」倡議得到太平洋島國普遍支持。自 2018 年以來，已有 9 個國家與中國簽署了該倡議的合作備忘錄 (見表 6)。然而，在一系列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出台之前，「一帶一路」在該地區許多國家引發了爭議。在薩摩亞，耗資 1 億美元的維烏蘇灣 (Vaiusu Bay) 國際港口興建計畫即為一

(1)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21)。

(2) 商務部美洲大洋洲司 (2019)。

(3) Institut d'émission d'outre-mer (2021a)。

(4) Lum, Thomas (2020), p. 14.

(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9)。

(6) Ambassade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n République française (2015)。

(7) Xinhua Silk Road (2017)。

個有爭議的問題。前總理圖伊拉埃帕．盧佩索里艾．薩伊萊萊．馬利雷哥（Tuilaepa Sailele Malielegaoi）是中國的長期盟友，他曾承諾該中國計劃將為薩摩亞帶來就業機會、貿易和旅遊業商機。然而，中國已經是薩摩亞最大的債權國，佔其外債的 40% 左右，即約 1.6 億美元（1）。因此，新港口的建設將進一步增加其對中國的債務。一些政界人士對於這項會與北京建立軍事聯結的計劃感到擔憂（2）。最終，隨著菲婭梅．內奧米．馬塔法（Fiame Naomi Mata'afa）當選新總理，該建設計劃便被放棄，取而代之的是由亞洲開發銀行和薩摩亞政府共同出資的一項計劃（3）。

表 6 簽署「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之太平洋島國

國家	日期
巴布亞紐幾內亞	2018 年 6 月
紐埃	2018 年 7 月
薩摩亞	2018 年 10 月
斐濟	2018 年 11 月
密克羅尼西亞	2018 年 11 月
東加	2018 年 11 月
萬那杜	2018 年 11 月
索羅門	2019 年 10 月
吉里巴斯	2020 年 1 月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公開資訊

中國的倡議在吉里巴斯也面臨爭議，中國預備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吉里巴斯坎頓島（Canton Island）建造的美國老機場進行改造。吉里巴斯政府堅稱，設施升級計劃純粹是為了民用目的，旨在促進該群島的交通聯繫和旅遊業，而反對派人士則質疑中國的意圖和該計劃的不透明性（4）。

總而言之，中國各項計劃所選擇的地點均是相當重要的地緣戰略樞紐。如果北京成功掌握它們，將大大增強其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優勢。以吉里巴斯為例。塔拉瓦環礁（Tarawa Atoll）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日交戰的戰場。它也曾是中國太空力量發展的重要元素。在 1997 年至 2003 年間，中國在該環礁上裝設了太空監測站，在聖誕島（Kiritimati Atoll）則設置了一個軍用雷達。一旦中國能夠再次把這些用於太空監測，它就可以利用它們來提高其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的準確性，從而提高中程和長程導彈的準確性以及中國解放軍的情報能力。這將對美國領土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1）Asia Pacific Report（2021）。

（2）Samoa Observer（2021）。

（3）Institut d'émission d'outre-mer（2021b）。

（4）Jonathan Barrett（2021）。

援助

捐贈軍事裝備

中國對太平洋島國的軍事捐贈主要是輕型裝備和運輸車輛（見表 7）。斐濟、巴布亞紐幾內亞、東加和萬那杜為中國軍事捐贈的主要受贈國。這些國家與中國有著長期穩定的關係，也是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據點。

表 7 中國在南太平洋之軍事捐贈

日期	國家	捐贈內容
2007 年 12 月	巴布亞紐幾內亞	Taurama Barrack 醫院翻修工程
2008 年 11 月	東加	8 輛軍用卡車
2015 年 12 月	巴布亞紐幾內亞	40 輛軍用車輛
2017 年 2 月	萬那杜	軍裝及 14 輛軍用車輛
2017 年 11 月	巴布亞紐幾內亞	62 台各式車輛（運兵車、裝甲車、公共汽車和移動炊事車）
2018 年 12 月	斐濟	1 艘水文監測船
2020 年 4 月	斐濟	47 輛軍用車輛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公開資訊

經濟援助

對中國而言，援助太平洋島國是一種展現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表現，其透過南—南合作的方式對發展中國家展開行動（1）。在 2014 年 7 月的《中國的對外援助》白皮書中，北京便設定了目標：「支持太平洋島國經濟可持續發展」（2）。在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Chin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CIDCA）的領導之下，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成為提出資金支持的主要合作機制。雖然中國的援助在 2016 年達到巔峰並在隨後幾年開始下降，但中國無疑仍然是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捐助者（3）。在 2020 年，中國為太平洋島國的第四大捐助國，僅次於澳洲、紐西蘭和日本（見表 8）。

（1）Fangyin Zhou（2021）。

（2）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4）。

（3）Jonathan Pryke and Alexandre Dayant（2021）。

表 8 . 2020 年對於太平洋島國進行捐贈之十大捐助國

國家	捐贈計劃數量	支出預算（百 萬美元）	-排名	承諾預算（百 萬美元）	-排名	分配給太平洋 地區之預算
澳洲	9,689	864.60	1	865.37	2	37%
紐西蘭	424	253.92	2	361.94	3	69%
日本	882	220.74	3	160.32	7	2%
中國	55	169.59	4	1,030.00	1	-
亞洲開發銀行	133	168.49	5	282.33	4	3%
世界銀行	84	158.62	6	246.34	6	1%
美國	266	140.07	7	273.00	5	-
聯合國	289	115.71	8	44.46	10	1%
歐盟	135	98.58	9	151.91	8	1%
中華民國（臺灣）	217	41.10	10	44.63	9	-

資源來源： "Pacific Aid Map", Lowy Institute, 連結點此 [2022 年 3 月 31 日查閱]

醫療外交

自 COVID-19 疫情在全球蔓延以來，中國提供疫苗、口罩和人工呼吸器等醫療用品，希望樹立「中國有道德意識，在國際社會中承擔責任」的形象。太平洋地區已成為中國醫療外交的中心。自 2020 年以來，北京已向太平洋島國捐贈物資十餘次，這已成為強化中國與太平洋島國關係的催化劑（見表 9）。

表 9 · Covid-19 疫情以來中國對太平洋島國之主要捐贈

日期	國家/實體	捐贈內容
2020 年		
03/26	萬那杜	10 萬美元（現金捐贈）
04/06	法屬玻里尼西亞	15 噸醫療設備，包括近 200 萬件外科口罩、連身防護衣、護目鏡
05/04	斐濟	N95 口罩、醫用防護服、醫用鞋套
04/14	密克羅尼西亞	外科口罩、鞋套、手套、防護衣、護目鏡和額溫槍
05/11	巴布亞紐幾內亞	11 噸醫療設備
05/21	密克羅尼西亞	口罩、防護衣、手套和 50000 美元的捐款
05/24	法屬玻里尼西亞	篩檢試劑、防護罩衫、3 個人工呼吸器
09/23	巴布亞紐幾內亞	手術器械、急救藥品、醫藥用品
12/15	萬那杜	10 萬美元（現金捐贈）
2021 年		
06/23	巴布亞紐幾內亞	國藥疫苗
11/07	萬那杜	8 萬劑 COVID-19 疫苗和 8 萬個注射器
11/17	萬那杜	25 萬美元（現金捐贈）
11/25	密克羅尼西亞	15 萬美元（現金捐贈）
2022 年		
01/26	索羅門	5 萬劑 COVID-19 疫苗，2 萬套檢測試劑組以及其他抗疫物資
02/15	東加	1,400 噸物資，包括活動房屋、拖拉機、發電機、水泵、淨水器、食品以及醫療用品
02/18	索羅門	32 萬份檢測試劑、20 台製氧機、20 台脈搏血氧儀、18 萬雙手套、2 萬副護目鏡、1 萬套防護服、100 張折疊床以及 70 頂帳篷
02/23	吉里巴斯	血氧儀、監視器、心電圖儀、超音波診斷系統、面罩以及個人防護設備
02/24	索羅門	製氧機、血氧儀、防護服以及 30 萬餘套檢測試劑組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公開資訊

評估

在軍事上，中國在太平洋的軍事活動是有限的。他們主要聚焦在人道主義援助、觀測以及巡邏。這點反映出中國的戰略重點是突破第一島鏈，包括控制南海和東海。北京無法於第二島鏈內外進行干預。然而，中國船艦的頻繁出現顯示出北京越來越重視其在太平洋公海的存在和訓練。這是在遠離中國的戰場中前所未有的兵力投射能力展示。中國在該區的軍事活動受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南部戰區精心策劃與管控。藉其所執行的各項任務，中國海軍能夠在第二島鏈和第三島鏈間的區域蒐集情報，並在護航、反艦戰、反潛戰等領域累積經驗。中國正在展示其軍事能力與現代化力量，以嚇阻潛在對手。

在經濟上，中國主要透過不對等經濟關係、「一帶一路」倡議以及提供援助來發揮其影響力。對於太平洋島國來說，自然環境的限制普遍使它們貧窮和低度發展。他們需要中國的市場與投資；因此，太平洋島國很難拒絕北京的提議和提供回報的要求。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更為這些國家提供了與中國合作的強大誘因。

與其他地區相比，中國在太平洋島國的經濟參與度相對較小，這點無庸置疑。一些中國學者也以此捍衛中國在該地區沒有地緣政治野心的說法⁽¹⁾。然而，我們必須仔細衡量這樣的評估。考慮到太平洋島國的經濟規模較小，中國可以相對較少的經濟資源進入這一塊對澳洲、美國、法國和臺灣來說皆非常重要的戰略海域。中國若能掌握要道咽喉，將考驗美軍援助諸如臺灣等第一島鏈國家的能力。這種投入成本與戰略利得的不對等，代表中國對該地區的經濟干預不容小覷。

不對等的經濟關係使北京能夠捍衛其包括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在內的「核心利益」，迫使目標國家在臺灣、香港和西藏等問題上改變其態度與行為。「一帶一路」倡議和所提供的各項援助使中國得以在太平洋地區找到了立足之地。

軍民兩用基地的建立則大大降低了中國在該地區的戰略劣勢。一方面，它們彌補了中國海軍（與美國相比）沒有足夠可靠的後勤基地之問題。另一方面，這可以讓中國保護其進出美洲的能源與原物料海上運輸線。從長遠來看，這些太平洋軍事基地即為中國參與地區事務、破壞美國在印太地區霸權的「灘頭堡」。

(1) Fangyin Zhou (2021) .

第四部份

中國在太平洋的「軟實力」

身份認同方面：交流

軍官交流與培訓

中國高度重視軍事人員的國際交流。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從 2010 年代開始定期舉辦高階軍官研討會，我們可以觀察到中國近年來提高了此類交流的層級。例如，在 2019 年，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參加第四屆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國家高級防務論壇，即是一典型象徵（1）。此外，培訓班在中國對外軍事交流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南太平洋，擁有軍隊的國家只有巴布亞紐幾內亞、東加、斐濟等三國，而這三國都與中國軍事學校建立了合作關係，讓年輕軍官至中國接受培訓或完成學業（2）。北京在人才投資方面已取得了若干成效。其中一些軍官成為中國政策的推動者。例如，曾在中國國防大學接受培訓的東加軍官西亞梅利耶·拉圖（Siamelie Latu）於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間被任命為東加駐中國大使，現已成為東加-中國友好協會（Tonga-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秘書長，積極支持中國對東加援助（3）。

孔子學院及各種親中協會

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非軍事交流主要透過孔子學院及民間社會組織進行。他們的使命是推廣中國文化，以加強對中國的正面印象，並為太平洋地區的親中輿論奠定基礎。藉由與中國大學的合作，孔子學院正在太平洋島國發展。由 12 個太平洋島國共同資助的南太平洋大學孔子學院於 2012 年 9 月 6 日正式成立。該學院由北京郵電大學和南太平洋大學聯合創辦。此外，2013 年 5 月 15 日，在中國外交學院的支援贊助下，法屬玻里尼西亞大學孔子學院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國家漢辦）（4）提供 3000 冊教材，並每年資助 100 萬元人民幣（5）。2021 年 2 月 19 日，與重慶師範大學一起合作，巴布亞紐幾內亞第一所孔子學院於該國第二大城市萊城（Lae）的巴布亞紐幾內亞理工大學落成（6）。

另一方面，親中社團在雙邊交流中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新喀里多尼亞，中國-新喀里多尼亞友好協會（Association d'amitié sino-calédonienne）與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於 2017 年 5 月簽署了一項旨為加強雙方交流與合作的協議。必須注意的是，新喀里多尼亞獨立派人士與該協會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例如，新喀里多尼亞的獨派要角同時也是國會議長羅克·瓦米坦（Roch Wamytan）最近的兩位辦公室主任便是中國-新喀里多尼亞友好協會的榮譽會員（7）。由此可見雙方關係之融洽。

（1）梅常偉（2019）。

（2）林廷輝（2019）。

（3）Siamelie Latu（2022）。

（4）2020 年 7 月，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取代國家漢辦負責孔子學院的營運。

（5）《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帕皮提领事馆》（2013）。

（6）Xinhuanet（2021）。

（7）Alain Jeannin（2021）。

身份認同方面：論述

2013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講好中國故事」的宣傳理念（1）。透過提供援助和促進交流，中國希望在太平洋講述三個主要故事。

「中國是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先驅者」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中共十八大）於 2012 年召開時，首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理念。2017 年 1 月 18 日，習近平於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說中更強調：「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2）。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中國對外宣傳的主軸。太平洋地區也不例外。2018 年 11 月習近平訪問巴布亞紐幾內亞期間，中國外交部強調：「習近平此次訪問將有力推進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為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強大動力」（3）。2022 年 3 月，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藉著援助東加和索羅門群島表達了《風雨同舟的命運共同體精神》。其強調對於醫療外交的推動也強調建立人類健康共同體的理念，且堅持將疫苗作為全球公共財，而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4）。因此，中國在太平洋島國開展的各種援助和交流計劃，試圖樹立中國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先驅者之形象，強調其並無任何地緣政治目的。這與一些西方國家提供的援助（必須滿足其某些條件以作為回報）形成鮮明對比。這使得北京能夠贏得太平洋島國的支持，繼而在區域事務中獲得領導權。

「中國是對抗殖民主義的夥伴」

自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開展與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共同認同一直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儘管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已不再是開發中國家，仍持續以此身分與各太平洋島國互動。例如，2018 年於巴布亞紐幾內亞摩士比港會見南太平洋八國領導人時，習近平強調「中國和太平洋島國都是亞太地區的開發中國家，他們是好朋友……好夥伴和好兄弟」（5）。此外，中國強調與太平洋島國的共同歷史經驗，即每個國家均曾被殖民過，並指責西方國家仍繼續在太平洋奉行殖民主義政策。例如，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指責美國和澳洲試圖表現出一副太平洋「警長」和「副警長」的姿態。該媒體亦批評法國以「中國威脅論」恐嚇澳洲與紐西蘭兩國，希望繼續保持在該地區的海外屬地以鞏固其在該地區的存在（6）。與西方國家的「不當行為」形成對比，中國聲稱尊重南太平洋島國的獨立自主。

（1）劉亞瓊（2019）。

（2）Xinhuanet（2017）。

（3）ETtoday 新聞雲（2018）。

（4）《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2）。

（5）Xinhuanet（2018）。

（6）《環球網》（2021）。

如果這些努力沒有讓這些地方落入北京掌握，至少可使它們對於與傳統西方大國和中國的關係採取了更加中立或批判的態度。正如法屬玻里尼西亞總督佛里契愛德華·弗里奇（Édouard Fritch）所說：「今天，太平洋國家想要更多的安全，因此轉向他們的所有合作夥伴，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皆然」（1）。在新喀里多尼亞，促進統戰工作的中國-新喀里多尼亞友好協會已成功接觸到關鍵的獨派人士（2）。正如羅克·瓦米坦所說：「我們不怕中國。殖民我們的是法國，而不是中國」（3）。北京的努力已得到了回報。

此外，當反殖民主義論述得以與太平洋島國的政治取向相結合時，北京便可獲得後者更大的支持與承諾。例如，在 2006 年，面對澳洲和紐西蘭的制裁，斐濟總理巴依尼馬拉馬（Frank Bainimarama）提出「北望」（Look North）政策，希望藉此開拓與亞洲國家的貿易及投資機會。因此，中國強調尊重獨立自主的論述，正好滿足了斐濟的需要。如同巴依尼馬拉馬總理所說：「中國當局非常同情並理解這裡所發生的事——也就是我們必須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的事實」（4）。斐濟也成為中國在太平洋島國中最堅強的盟友之一。他們在 2016 年南海仲裁案對中國立場的支持以及 2019 年將臺灣駐斐濟代表處更名為「駐斐濟台北商務辦事處」（Taipei Trade Office in Fiji）即清楚證明這一點（5）。

「中國是世界各地海外華人的保護者」

華人進入太平洋的時間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上半葉。如今，中國移民總數約為 8 萬人，其中巴布亞紐幾內亞 2 萬人，斐濟 8,000 人（6）。就比例而言，法屬玻里尼西亞的華人佔比為最高，根據使用標準的不同，可達到總人口的 4% 到 10%（7）。自 1990 年代以來，太平洋地區的海外華人開始有了「新」與「舊」之別（8）。由於歷史因素，如同在法屬玻里尼西亞的情況一樣，舊一輩海外華人與中華民國較為親近，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有敵意（9）。隨著時間的流逝，舊一輩華人逐漸融入當地社群並認同其所居住的國家，同時減弱了與臺灣的聯繫。新一代華人則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水準而來到太平洋的經濟移民。他們普遍缺乏與當地社群的聯繫，仍將中國視為自己的祖國，當中的許多人靠著自身的成功成為當地社會的中流砥柱。北京積極尋求這兩個團體的支持。一方面，中國試圖扮演海外華人的保護者角色。例如，在 2006 年索羅門群島發生騷亂期間，中國曾進行了撤離行動。在 2021 年的動亂當中，中國向索羅門群島提供警用裝備，並派出警務顧問團（10）。許多中國媒體對北京的介入評論道：「犯我中華，雖遠必誅」（11）。

（1）Nic MacLellan（2021），pp. 204-205.

（2）Paul Charon and Jean-Baptiste Jeangène Vilmer（2021），p. 395.

（3）Harold Thibault（2020）.

（4）Makereta Komai（2015）.

（5）臺灣駐斐濟代表處原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駐斐濟共和國貿易代表團」。迫於中國壓力，2019 年 7 月更名為「駐斐濟台北商務辦事處」。

（6）有關巴布亞紐幾內亞之數據，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亞紐幾內亞獨立巴布國大使館》（2021）；有關斐濟之數據，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21）。

（7）Anne-Christine Trémon（2009），pp. 121-122.

（8）Fei Sheng and Graeme Smith（2021）.

（9）Trémon, Anne-Christine（2009），pp. 128-130.

（10）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2021）.

（11）《鐵血觀世界》（2021）。

另一方面，隨著其經濟實力的急劇增升，北京現在更加重視「中國夢」與海外華人之間的連結。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成為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期望與根本利益。海外華人可以藉由中國和平崛起的機會獲取政治和經濟利益。

對北京而言，海外華人不僅不能對其政權構成威脅，還必須為國家利益服務（1）。具有吸引力的論述和活動使得北京與太平洋海外華人社群的關係更加牢固。反過來輪到中國僑民幫助北京在太平洋地區贏得外交戰。例如，2019年索羅門群島的外交轉向中國，獲得少數有影響力的當地政商界人士支持，其中華裔商人陳國強（Tommy Chan）即扮演重要角色（2）。

評估

中國希望藉由援助、交流和論述等手段來增強自身吸引力，和追求其「制腦權」。其理念是以媒體、民族語言、文化產品等所乘載的精神訊息為武器，以滲透與影響社會大眾與國家菁英的認知和意識。我們最終可以實現對一個國家行為的控制（3）。也就是說，「制腦權」能夠營造有利的安全環境並強化與太平洋島國的戰略協調和相互支持。

目前，中國得到了許多太平洋國家的支持。他們將北京視為與之同甘共苦的夥伴，使中國得以取得許多外交成果。北京在太平洋地區最顯著的勝利是將臺灣逐步驅逐出外交戰場。2019年9月索羅門群島和吉里巴斯的外交轉向對臺北來說即是一沉重打擊。

反對西方大國干預的區域聯盟似乎正在形成。2021年10月21日，中國與8個太平洋島國舉行首次外長會議並發表聯合聲明。他們強調堅定維護以《核武禁擴條約》（Non-Proliferation Treaty）為基礎的國際核不擴散體系，並捍衛南太平洋無核區（4）。這樣的聲明顯然是為了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以抗衡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AUKUS）——該協議於2021年9月簽署，爰此美國和英國則預備售予澳洲8艘核潛艦。

（1）Paul Charon and Jean-Baptiste Jeangène Vilmer（2021），p. 165.

（2）Transform Aqorau（2021）。

（3）王建偉（2017）。

（4）Mission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auprès de l'Union européenne（2021）。

結論

對於威脅與前景之評估

中華人民共和國正變得在軍事上具侵略性、在文化上具擴張性和在經濟上具征服性。它想在劃定東海、南海和日本海的第一島鏈以東獲得戰略空間。這點可讓中國不受束縛地自由進出世界海洋，對於其海上貿易至關重要，特別是得以行駛於因全球暖化而逐漸開放的北極航線，該航線比其他任何一條都要短得多，注定會成為亞歐之間的首選航線。要做到這一點，中國需要打破臺灣障礙，後者也因此正面臨不斷增加的威脅。

中國還必須建立前進基地，以確保肩負保護其利益與遍佈全球各地華僑的中國海軍艦隊有能力提供支援。中國的前進基地亦可使其潛艦嚇阻力量不再侷限於南海的堡壘內，繼而進入廣闊的海洋空間。

儘管其軍事裝備，特別是海軍領域的飛速發展，但中國知道自身尚未準備好在太平洋，與在更廣泛的印太地區與美國及其盟國展開一場重大衝突，由於其沒有戰鬥經驗，中國缺乏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人員。佔領近期選擇積極防禦策略的臺灣仍是中國在太平洋進行任何大規模行動的必要先決條件。

然而，中國攻擊臺灣的企圖因為現正在烏克蘭進行的戰爭教訓而有所暫緩——其顯示出俄羅斯軍隊在對一個軍事裝備尚不如臺灣的國家展開入侵行動時所遇到的種種困難。此外跨越寬 65 海里（120 公里），將島嶼與大陸隔開的臺灣海峽之障礙，又是另一個挑戰。困難的地理和海岸線（其中許多地方不適合登陸）使得襲擊更加複雜。該地區多變的天氣使軍事行動變得更加困難。這種攻擊將對全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雖然涉及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與重要性相對不高，但烏克蘭戰爭對全球經濟影響的嚴重程度已令許多人出乎意料。若在經濟總量佔世界三分之二的印太地區發生高強度衝突，其後果將是無法衡量的。

對於歐洲戰爭的經驗總結分析以及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選擇不直接對前者進行干預的事實，使得在美國將如何應對中國攻擊的問題上產生了戰略模糊性，並可能促使中國軍事決策者更加謹慎。然而，雖然太平洋大國之間的重大衝突可能有所推遲，但這絲毫不會改變中國的最終目標。這是一個長期目標，中國將更傾向於繼續甚至加強它的蠶食戰略，換言之，在未來幾年內，中國影響力行動在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倍增與普遍化。

此外，這並不表示中國沒有針對太平洋的總體戰略規劃，也不代表這些行動只是其「全方位外交」的一部分。事實上，北京已經展示了其在太平洋地區活動採取的是更細緻入微的方式（見表 10）。面對美國的主導地位，中國在「硬實力」層面上的表現有限（儘管情況正開始改變）。相比之下，北京已將其龐大的（軍事和經濟）資源投入到「軟實力」層面，其努力現在已經取得了越來越多的成果，進而鞏固了中國未來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

表 10 · 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行動類型

方式	類別	目的	代表案例
人道援助與災難防救	軍事	1. 獲得經驗	洪加東加（東加）火山噴發
監測和收集海事資訊	軍事	2. 阻止潛在的對手	阿拉弗拉海之中澳事件
不對等的經濟關係	經濟	1. 捍衛「核心利益」	禁止旅遊團入境（帛琉）
「一帶一路」倡議	經濟	2. 減少戰略劣勢	坎頓島（吉里巴斯）之舊機場改造
		3. 參與地區事務，阻礙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霸權	
援助	經濟		醫療外交（所有國家）
交流	身份認同	1. 追求「制腦權」	中喀友好協會（新喀里多尼亞）
		2. 塑造一個有利的安全環境，加強戰略協調與相互支持	
論述	身份認同		總理姆拜尼馬拉馬的「北望」政策（斐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於其地緣戰略和自然地理形勢，法國的海外領土可建立成極為重要的軍事基地，也因此格外受到針對。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新喀里多尼亞被當作麥克阿瑟將軍軍隊的主要後勤基地，即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遠離戰區而幾乎不受影響，法屬玻里尼西亞也可作為一個相當重要的前進基地。

歐洲最近發生的事件則讓人隱約看到另一種更黑暗的可能性，一場全球性的衝突。俄羅斯和中國於 2022 年 2 月 4 日簽署聯合聲明，重申兩國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優於」「冷戰時代」的政治和軍事聯盟。在這種情況下，2022 年 4 月 25 日，俄羅斯外交部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Sergueï Lavrov）就烏克蘭衝突可能演變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真實」危險，所發出的警告則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其中所隱含的威脅是中國可能參戰以幫助處於困境中的俄羅斯對抗其共同敵人（美國及其在各大洲盟友）。

建議

1940 年 12 月 25 日，毛澤東概述了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中日戰爭（1937 年到 1945 年）中的「統一戰線」戰略：「在和反共頑固派鬥爭時，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毛澤東巧妙地利用了這種統一戰線戰略，於 1945 年擊敗了日本帝國，並於 1949 年贏得了中國內戰。相類似地，我們今天在太平洋地區觀察到幾種矛盾：英語圈國家與法國之間的矛盾，前殖民帝國與前殖民地之間的矛盾，核武器擁有國與反核國家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讓中共領導人有機會再度依靠其創始人的「法寶」於 21 世紀在太平洋地區打敗民主陣營。為了有效對抗中國惡意影響力的入侵，太平洋島國值得更多的關注，民主國家則必須放下偏見，加強合作。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對於擁有自由、法治和民主等普世價值的志同道合國家而言，面臨著中國威脅，又考量到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斷增長的軍力，第一步必須將合作範圍擴大到整個印太地區，以涵括直接受到威脅的國家。印度尤其如此，其自 1962 年以來一直與中國處於潛在戰爭狀態，同時也是一個海上大國。應該注意的是，北京在各大洲持續的經濟和政治擴張，從長遠來看，引發了人們的擔憂，即衝突可能擴及全球。因此，提出下面三點建議：

建議 1 · 努力建立與印太地區接壤的軍事大國聯盟，共享自由、法治和民主的普世價值。該聯盟可將擁有相同武器使用原則與後勤體系的國家聚集在一起，重點是這些武器系統和彈藥的軍事互通性。冷戰時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即是最佳案例。

建議 2 · 準備好在潛在衝突初期摧毀中國在南沙群島非法填築的七個淺灘，尤其是三個設有簡易機場跑道的淺灘，它們讓中國戰鬥轟炸機無需空中加油即可在整個南海執行任務。

建議 3 · 能夠收緊中國海上交通線的枷鎖。也就是說，實現「麻六甲困境」和製造「臺灣困境」。這涉及到控制和能否封鎖出入中國海域（東海與南海）的主要海峽，以及對中國進行海上封鎖的問題。尤其是南邊的麻六甲海峽、龍目島和巽他群島；臺灣海峽、巴士海峽和宮古群島，以及北邊日本列島的海峽。

對於法國來說，美國在太平洋的主要盟友使用美系高科技武器系統、設備與彈藥，這樣的軍事互通性使其彼此之間能夠達成戰爭後勤的合理化。因此，這使美國能夠維持在該區與中國發生武裝衝突的可能性。同時，中國也在所有可供其設立基地的太平洋島國內部進行重要的影響力活動，最近與索羅門群島達成的一項協議將允許中國在該地執行其部隊的後勤補給。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索羅門群島即曾是日本重要的基地，其地理位置將使該國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前進基地。這是中國影響力政策的重大勝利，然而該處距離新喀里多尼亞僅 850 海里，將對法國領土和區域穩定構成威脅。

建議 4 · 努力加強（在法國統治下之）新喀里多尼亞人民的凝聚力，以對抗中國的影響力行動。儘管新喀里多尼亞已經舉行了三次公投，但兩個規模相當的族群都沒有準備好接受其結果。習慣法地位與民法地位的法律問題難以調和。為了恢復凝聚力並在法國的治理下建立一個真正的新喀里多尼亞人民，必須在當地進行協商。如果民眾不團結，中國的影響力行動將更加有效。威脅迫在眉睫，必須盡快採取行動。

建議 5 · 建立能夠在太平洋遂行高強度海空作戰行動的法國海空國防資產。因此，新喀里多尼亞問題對於法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乃至對其在世界上的地緣政治地位均至關重要。在徹底解決新喀里多尼亞居民共存問題的同時，法國必須迅速增加其在新喀里多尼亞和法屬玻里尼西亞的作戰工具，其中就該戰區的海軍部分在海軍將官的領導下建立一流的海空作戰工具，並定期在該處部署核潛艦、航母戰鬥群和兩棲作戰部隊。

建議 6 · 儘管「澳洲潛艦事件」造成不信任，但面對中國力量的崛起，需與印太地區主要大國建立強大的聯盟。法國與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AUKUS）的戰略關係已經受到嚴重破壞，然而駐紮在太平洋的法國軍隊也未具備應對廣闊海域所需要的能力水準，更不用說參與高強度衝突了。法國與中國在軍事資源方面的增長速度差距造成了一種脆弱性，中國可以利用這種脆弱性來採取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手段。如果無法成為一個貨真價值的太平洋強權，儘管其領土具有地緣戰略重要性，沒有真正盟友的法國恐將會失去在該地區的所有影響力，會像 1941 年曾發生的那樣被美國取代，或者被中國取代。作為在印太地區參與度最高的歐洲國家，在太平洋地區法國不能在軍事上被孤立。由於法國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歐洲成員，它必須成為太平洋和印太地區大聯盟的一部分，以參與自由航行任務並保護自己免受中國對其利益、領土和海洋空間（比太平洋上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大）之干預，並以重要行為者而非旁

觀者的身份進行協商，以期與正在組建聯盟以面對中國的各個成員國建立更加牢固緊密的關係。

對臺灣而言，鑑於其地緣政治重要性和「軟實力」潛力，可以憑藉下述四個方面，在太平洋地區發揮積極作用：

建議 7 · 增加臺灣參與地區安全方面之合作機制。短期而言，首先可以擴大海巡層面之合作。一方面，臺灣應在現有雙邊海巡協定基礎上，鞏固在關島、帛琉等地人道援助與災難防救領域之交流，並建立互信，以擴大可共同開展之行動範圍。另一方面，以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WCPFC）和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等多邊機制為跳板，臺灣可以與美國、日本、澳洲、法國以及太平洋島國進行政策、訓練和設備裝置等方面的合作。從長遠來看，臺灣應繼續將此些合作擴大至國防領域，這對於防止中國的侵略具有關鍵作用。

建議 8 · 建立臺灣與法國之間新的高科技供應鏈。新喀里多尼亞是全球鎳礦的主要生產國之一。其 2021 年鎳礦產量為 19 萬噸，位居世界第三位。臺灣是新喀里多尼亞的第四大出口夥伴（僅次於中國、南韓和日本）。考慮到鎳是許多高科技產品（如颶風戰鬥機和電動汽車）的重要原材料，臺灣和法國應在高科技供應鏈問題上尋求在新喀里多尼亞的礦業合作可能。

建議 9 · 弘揚臺灣之文化與價值。在太平洋，臺灣在「軟實力」方面有兩大相對優勢。一方面，臺灣沒有前殖民大國那樣的歷史包袱。這個島嶼在過去甚至也是一個殖民地，在促進太平洋地區民主和人權等共同價值觀時，可以用來對抗中國的反殖民言論。另一方面，作為華人世界中最民主、最有活力的政治體制，臺灣對於反對中國共產黨專制的華人社群來說，還是頗具吸引力。中華民國駐大溪地領事館的案例顯示，法屬玻里尼西亞的華人社群與中華民國仍保持著重要聯繫（1）。因此，臺灣的民主文化和價值可以被視為在太平洋地區獲得在地支持的寶貴工具。在越來越多孔子學院因各種批評，尤其是間諜活動和干涉學術自由而關閉的時候，臺灣應該藉此機會在太平洋島國設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推廣臺灣特色漢語，並分享臺灣自由民主經驗（2）。

建議 10 · 加強與南島族群之聯繫。臺灣與太平洋島國有著文化和民族上之聯繫。臺灣原住民與太平洋島國人民都屬於南島文化圈之成員。自 21 世紀初始以來，臺灣與太平洋島國的交流透過南島民族論壇等機制得到強化。加強南島聯繫將有助於提高臺灣在太平洋島國的能見度與親近程度。

（1）1945 年至 1965 年間，中華民國在大溪地設有領事館，後因 1964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法國建交而關閉，其財產權歸還協助設立領事館的當地華人社群手中。然而，北京以一個中國原則主張該建築的繼承權，拒絕承認華人社區對該建築的所有權並提出上訴。在 1978 年和 2008 年的判決中，北京都敗訴，被迫另覓新址設立領事館。

（2）目前在美國和歐洲共有 45 間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圖表目錄

表

表 1 · 大溪地努伊勳章（ Ordre de Tahiti Nui ）受勳者名單	12
表 2 · 太平洋島國外交承認之改變	13
表 3 · 太平洋島國與政治實體概況	17
表 4 · 2010 年至 2020 年間臺灣海軍敦睦遠航訓練支隊中途停留處	32
表 5 · 2020 年至 2022 年 1 月運-20 的海外任務	35
表 6 · 簽署「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之太平洋島國	37
表 7 · 中國在南太平洋之軍事捐贈	38
表 8 · 2020 年對於太平洋島國進行捐贈之十大捐助國	39
表 9 · Covid-19 疫情以來中國對太平洋島國之主要捐贈	40
表 10 · 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行動類型	49

圖

圖 1 · 2022 年太平洋島國地圖	16
圖 2 · 太平洋共同體地圖（深藍色為專屬經濟區）， 2012 年 4 月	18
圖 3 ·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與美國）的主要基地以及法屬玻里尼西亞位置圖	27
圖 4 · 印太地區的主要聯盟相互關係示意圖（ 2022 年 4 月 ）	31

參考書目

- Amadou, Aude et Herbillon, Michel, *L'espace Indopacifique : enjeux et stratégie pour la France*, Assemblée nationale, rapport d'information, February 16, 2022, [連結點此](#).
- Ambassade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n République française (2015), « Construire ensemble la Ceinture économique de la Route de la Soie et la Route de la Soie maritime du XXI^e siècle : Perspectives et actions », April 8, 2015, [連結點此](#).
- Asia Pacific Report (2021), "Samoa confirms China-backed Vaiusu Bay port project shelved", August 31, 2021, [連結點此](#).
- Amelot, Laurent, Eudeline, Hugues and Mongrenier, Jean-Sylvestre, *La Nouvelle-Calédonie dans la France. Enjeux géopolitiques du référendum du 12 décembre*, Institut Thomas More, note d'actualité 77, December 2021, [連結點此](#).
- Aqorau, Transform (2021), "Solomon Islands' Foreign Policy Dilemma and the Switch from Taiwan to China", in G. Smith and T. Wesley-Smith (Eds.), *The China Alternativ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ANU Press, 2021, pp. 319-348.
- Barrett, Jonathan, (2021), "China plans to revive strategic Pacific airstrip, Kiribati lawmaker says", *Reuters*, May 5 2021, [連結點此](#).
- "Boe Declaration on Regional Security", Pacific Island Forum, [連結點此](#), (檢索日期: 2022/4/4)。
- Charon, Paul and Jeangène Vilmer, Jean-Baptiste (2021), *Les Opérations d'influence chinoises. Un moment machiavélien*, Institut de recherche stratégique de l'École militaire (IRSEM), 2e édition, October 2021, [連結點此](#).
- Commission européenne, *La stratégie de l'UE pour la coopération dans la région indo-pacifique*, Communication conjointe au Parlement européen et au Conseil, September 16, 2021, [連結點此](#).
- Élysée, « Discours du Président Emmanuel Macron depuis Papeete », July 28, 2021, [連結點此](#).
- Follorou, Jacques, « Le traitement de faveur des "amis français de la Chine" face au Covid-19 », *Le Monde*. 6 juillet 2020, [連結點此](#).
- Garside, Melissa, "Major countries in worldwide nickel mine production in 2021", *Statista*, March 8, 2022, [連結點此](#).
- Greene, Andrew, "Chinese warships arrive in Sydney as Beijing warns of South China Sea resolve", *ABC News*, 3 June, 2019, [連結點此](#).
- Huaxia, "Chinese navy ships depart from Tonga after delivering China's disaster relief supplies", *Xinhua*, February 22, 2022, [連結點此](#).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9), "Republic of Palau: 2018 Article IV Consultation-Press Release; Staff Report; and Statement by the Executive Director for the Republic of Palau", February 5, 2019, [連結點此](#).
- Institut d'émission d'outre-mer (2021a), *Rapport annuel économique Nouvelle-Calédonie 2020*, June 2021, [連結點此](#).
- Institut d'émission d'outre-mer (2021b), *Début des travaux du nouveau port international aux Samoa*, September 2021, [連結點此](#).
- Jeannin, Alain (2021), « "Quoi de mieux pour entrer en Nouvelle-Calédonie que de s'emparer du nickel" explique Bastien Vandendyck, analyste e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 *France Info*, January 25, 2021, [連結點此](#).
- Komai, Makereta (2015), "Fiji'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in G. Fry and S. Tarte (Eds.), *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Canberra, ANU Press, 2015, pp.111-121.
- Latu, Siamelie (2022), "Tonga develops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tangi*, February 18 2022, [連結點此](#).
- Lawrence, Susan V. and Campbell, Caitlin, *Taiwan: Political and Security Issue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IF10275, April 6, 2022, [連結點此](#).

Liu, Xuanzun and Guo, Yuandan, "PLA's Y-20 cargo planes deliver disaster relief supplies to Tonga in record-breaking mission", *Global Times*, January 28, 2022, [連結點此](#)

Liu, Xuanzun, "PLA vessels to wrap up relief supplies delivery to Tonga", *Global Times*, February 23, 2022, [連結點此](#)

Lum, Thomas, *The Freely Associated States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46573, October 7, 2020, [連結點此](#)

MacLellan, Nic (2021), "Stable, Democratic and Western: China and French Colonialism in the Pacific", in G. Smith and T. Wesley-Smith (Eds.), *The China Alternativ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ANU Press, 2021, pp. 197-232

Marquand, Christophe, « Emmanuel Macron enterre la ferme aquacole de Hao mais y implante le RSMA », *France Info*, 28 juillet 2021, [連結點此](#).

Michel-Brassart, Monica et Trastour-Isnart, Laurence, *Les enjeux de défense en Indopacifique*, Assemblée nationale, rapport d'information, February 17, 2022, [連結點此](#)

Milhiet, Paco, « Géopolitique de l'outre-mer. Quelle concurrence France/Chine en Polynésie française ? », *Diploweb*, November 14, 2021, [連結點此](#).

Miller, Edward S., *War Plan Orang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 Conférence de presse du 23 décembre 2021 tenue par le porte-parol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Zhao Lijian », December 23, 2021, [連結點此](#)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e l'Europe, « La stratégie de la France dans l'Indopacifique », February 2021, [連結點此](#)

Mission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auprès de l'Union européenne (2021), "Wang Yi préside la première réunion des Ministre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la Chine et des pays insulaires du Pacifique", December 12, 2021, [連結點此](#)

Nye, Joseph S., "Soft power: the evolution of a concept",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2021, Vol.14, Issue 1, pp, 196-208.

Pryke, Jonathan and Dayant Alexandre (2021), "China's declining Pacific aid presence", The Lowy Institute, September 30, 2021, [連結點此](#)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President Tsai's statement on termin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Solomon Islands", September 16, 2019, [連結點此](#).

Port autonome Papeete. "Le bateau-hôpital Ark Peace à Papeete", December 26, 2018, [連結點此](#).

Samoa Observer (2021),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Vaiusu Wharf project", February 3, 2021, [連結點此](#)

Sheng, Fei and Smith, Graeme (2021), "The Shifting Fate of China's Pacific Diaspora", in G. Smith and T. Wesley-Smith (Eds.), *The China Alternativ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ANU Press, 2021, pp. 427-450.

Siddiqui, Huma, "Chinese expansion in Pacific waters raise security concerns", *Financial Express*, July 22, 2021, [連結點此](#)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4), "China's Foreign Aid", July 10, 2014, [連結點此](#)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May 27, 2015, [連結點此](#)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the New Era", July 24, 2019, [連結點此](#)

Thibault, Harold (2020), « La Chine lorgne la Nouvelle-Calédonie et ses réserves de nickel », *Le Monde*, October 2, 2020, [連結點此](#)

Trémon, Anne-Christine (2009), « Un consulat de Chine dans la France d'Outre-mer »,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2009/1, No.42, pp. 119-140.

Vaughn, Bruce, *Australia*,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IF10491, January 25, 2022, [連結點此](#)

Wang, Amber, "China says Australian laser claims are 'false and malicious'", *ABC News*, February 21, 2022, [連結點此](#).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連結點此](#)

Zhang, Denghua, "China's military engagement with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ociety*, August 17, 2020, [連結點此](#)

Zhou, Fangyin (2021), "A Reevaluation of China's Engagement in the Pacific Islands", in G. Smith and T. Wesley-Smith (Eds.), *The China Alternativ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ANU Press, 2021, pp. 233-258.

Xinhuanet (2017), "Xi Jinping appelle à construire ensemble une communauté de destin pour l'humanité", January 21, 2017, [連結點此](#)

Xinhuanet (2018), "China,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lift ties to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November 17, 2018, [連結點此](#)

Xinhuanet (2021), "Confucius Institute inaugurated in Lae, Papua New Guinea", February 23, 2021, [連結點此](#)

Xinhua Silk Road (2017), "Ceinture et Route: conception et vision de la coopération maritime", June 20, 2017, [連結點此](#)

ETtoday 新聞雲 (2018), 〈習近平訪巴布亞紐幾內亞 莫士比港掛上五星旗迎接〉, 2018 年 11 月 15 日, [連結點此。](#)

王建偉 (2017), 《全勝：資訊網路時代的制勝之道》，長江文藝出版社，2017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2), 〈王毅：中國對南太島國有一份特別的關注和支持〉, 2022 年 3 月 27 日, [連結點此。](#)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21), 〈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斐濟〉, 2021 年 6 月, [連結點此。](#)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布亞紐幾內亞獨立國大使館》(2021), 〈巴布亞紐幾內亞國家概況〉, 2021 年 3 月, [連結點此](#)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帕比提領事館》(2013), 〈武東館長領事出席法屬波利尼西亞大學孔子學院揭牌儀式〉, 2013 年 5 月 29 日, [連結點此。](#)

古莉, 〈習近平建設“一切為了打仗的後勤”〉,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2021 年 11 月 24 日, [連結點此。](#)

〈和平方舟號醫院船〉, 《Baidu 百科》, 2021 年 12 月 18 日, [連結點此。](#)

林廷輝 (2019), 〈太平洋島嶼國家》真實的亡國感：南太的多邊防衛合作 SPDMM〉, 《自由時報》, 2019 年 12 月 5 日, [連結點此。](#)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國務院新聞辦就 2020 年全年進出口情況舉行發佈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2021 年 1 月 14 日, [連結點此。](#)

商務部美洲大洋洲司, 〈中國與太平洋島國貿易和投資簡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2019 年 5 月 29 日, [連結點此。](#)

梅常偉 (2019), 〈魏鳳和會見第四屆加勒比南太高級防務論壇各國代表〉, 《新華社》, 2019 年 7 月 8 日, [連結點此。](#)

劉亞瓊 (2019), 〈習近平關於“講好中國故事”的五個論斷〉, 《環球視野》, 2019 年 4 月 23 日, [連結點此。](#)

《環球網》(2021), 〈南太平洋地區走近中國, 美澳為何急眼?〉, 2021 年 12 月 21 日, [連結點此。](#)

《鐵血觀世界》(2021), 〈打砸搶燒暴力事件升級, 造成 2 億元經濟損失, 中國正式宣佈介入〉, 2021 年 12 月 30 日, [連結點此](#)

本研究報告為湯瑪斯摩爾研究所與國防安全研究院的共有智慧財產。當中所表達的內容與觀點由作者承擔全部責任。其部分或全部複製都必須滿足兩個條件：湯瑪斯摩爾研究所與國防安全研究院的正式同意與清楚引述其來源。

© 湯瑪斯摩爾研究所

© 國防安全研究院

2022 年 7 月

